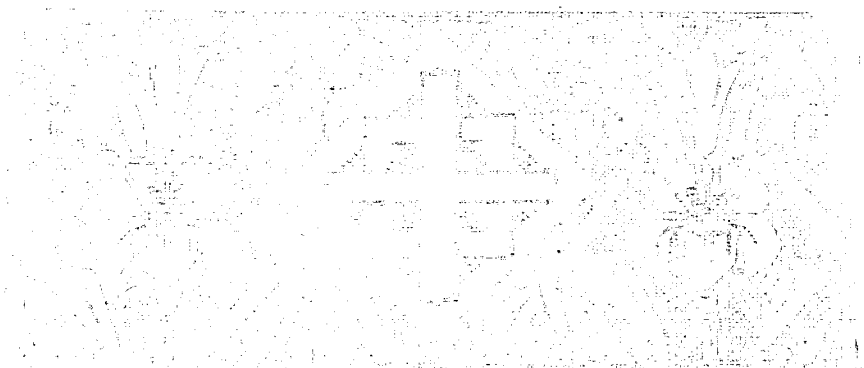


物讀幸少教公

同胡條一



# 物讀事少教公

總主筆司社昌王

# 同胡條一

著筆司華信周

准惠教主海上

行印館書印灣山土滙家徐海上

No 906

1500 6-43

## 一條胡同

許多的南方人聽了「胡同」兩字，都有些莫名其妙，不知道指的是什麼？待到了北方，才知道「胡同」便是南方所說的「巷道」。

南方屋宇的集團叫作「弄堂」；北方却沒有這種名稱。所以北方人到了南方看見一條一條的弄堂，覺得很像他們那邊的胡同，於是就叫作「胡同」。

再者，目下一切的名稱，全國語化了；而國語又是根據北方方言的。因而把南方的弄堂，也就稱作胡同。

我這本小冊子，是依據南方的實情而寫的。那末按理該題作：一條弄堂；但爲使名稱國語化起見，就題作一條胡同。

作者識



# 一條胡同

一

×地×一條胡同里，一共有八座宅子：左方四座，右方四座；依次分成八號。這些房子都是石庫門面，一樓一底。看相倒還好，牢不牢却不知道。

房子蓋造好不過一星期，所以還散發着一股觸鼻的石灰氣和油漆氣。胡同的角落里，更堆着不少的石灰簍和水泥筒，地上也散着許多的泥沙和木屑。

八座宅子還全空着。但胡同口的一間半升屋里已住着一個看守胡同的老頭子。這老頭子是房東派下來的，據說和房東還有些親戚關係呢。那末根腳深深，來頭赫赫，這個缺子是永不會搖動的吧？

這個老頭子姓姜，名字叫阿福。有些人叫他姜老頭；有些人却叫他阿福伯。更有些人叫他小辦子：因為他頭上還拖着一根一尺來長的小辮子呢。他也許覺着不放假吧？往往把那條小辮子繞

成一隻小元寶，頂在頭上，這樣更覺滑稽可笑了。

他那間半片屋里，收拾得很清潔，很整齊。牆上還掛了一張已退了色發了黃的照片，照片里的人，是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，留着辮子，穿着小袖口高領頭的長衫，手里還捏了一把扇子。這諒來是他年青時所照的照片吧？

## 一一

房東來告訴姜老頭，過幾天便要貼召租，叫他把胡同打掃打掃。他就提了一柄大掃帚，開始去打掃。他把許多木片木屑收拾起來，藏在牀底下：因為這些東西可當引火柴呢。又把那些石灰窰和水泥筒賣給了別人：因為這窰兒和筒兒營造廠里全不要了，所以又成了他的外快。

召租貼出後不過幾小時，就有些人來看房子。姜老頭喜喜歡歡的陪着他們去看。這些人看了後，不是說天井太小，便是說間子太淺；並說這樣的房子要這樣的房租，不免太貴些吧！姜老頭自然是幫房東的，況他和房東還有些親戚關係呢。所以對那些人說：「這里又比不得鄉下。鄉下的地皮不值錢，這里的地價是木老老的呀。真是一寸地皮一寸金呢。所以有這樣的天井也算不得

小，有這樣的間子也算不得淺。至於房租更是便宜透了。別處那里還有這樣便宜的房租呢？」那些人聽了也不說什麼，又把房子的上下四周看了一會，便出去了。

一批人去了，又有一批人來看。這批人和剛才一批人一般的批評這樣，批評那樣。姜老頭自然又把方才的話，對他們背誦了一遍。但一些不發生效驗：因為那些人看了一會又出去了。

第二天，來看房子的人里面有一個說：『房子倒造得還不錯，可惜全是單幢的。若有雙幢的話，我倒要租一幢呢。因為我家里人多，非雙幢的住不下。』姜老頭說：『那末你租兩幢吧！』那人說：『這樣一家子變了兩個門口，還像樣嗎？』說着又走了。

這麼一來，姜老頭不禁起了恐慌。他心想：若沒有人來住，那末我還看什麼胡同？即使房東叫我看守空胡同，但除了幾塊死薪工外，還說得上外快和小費嗎？什麼節頭錢，什麼掃銜錢，那里還拿得到呢？他想到這點，重重的怪怨自己錯走了路頭。早知道這樣，還不如住在鄉間吃老米飯好，何必出來當什麼看胡同的呢？

過了不多時，又有許多人來看房子。他以為那些人和前一批必是一隻轆的；所以實在不高興去陪伴他們。但因為這是自己分內事，不陪他們，似乎說不過去；於是無精打彩的站起來陪着他們去看。那些人看了看之後，倒很滿意。當下就有兩人租定了一號和二號的兩宅，並各付了兩元

錢的定洋。姜老頭這才快活起來。

### 三

以後陸續有人來租房子。所以不到一星期，除了第五號那一宅外，其餘都已租出；而且也先先後後的搬了進來。因此胡同口搬場的卡車來了又去，去了又來。小工們出出進進的搬打東西，主人們忙着指點一切，工人們一壁扛抬，一壁噯唷杭唷，噯呵杭呵的叫着喝着。主人們一壁指點，一壁當心當心，勿要亂撞亂碰的叮囑着叫喊着！姜老頭也來來去去的指揮着，照應着。有些婦女們彼此已開始吱吱喳喳地在談話着。至於孩子們也開始在胡同里擠來擠去的胡鬧着。再加每一家搬完了東西，工人和主人爲了酒錢問題，必要爭鬧一頓。所以胡同里弄得天翻地覆，吵鬧得幾乎震破耳鼓。

那一場忙碌，弄得姜老頭腰酸腿軟，精疲力盡，以致咳嗽的老毛病又發作了。所以噯唷，不斷地的咳嗽着。但那些房客，一些不肯體諒他；還不時來麻煩他。一會兒二號里來叫他去，問他露台門上怎的沒有鑰匙？一會兒七號里又來叫他去，說什麼窗門上缺了一隻鉤子。他剛打七號

里出來，四號里又叫他去，問他自來水龍頭怎的旋不開；同時一號里又有人來叫他，問他陰溝里怎的漏不下水。他這樣噤噤的走到那家，又噤噤的走到這家，累得他幾乎跌倒。他這時又開始怨恨起來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『我以爲當看胡同是很清閒的；豈知忙到這般地步，真弄得我走頭無路呢！』

夜深了，各宅里的電燈已先後的熄滅，人人都已入了睡鄉；所以整個胡同里很是寂靜。祇有姜老頭噤噤的嗽聲，還一陣一陣的打那半另屋里衝出來。在寂靜的深夜里聽來，真有些可怕呢！

#### 四

天剛有些轉白，人們還都在睡鄉，突的胡同口來了一輛鐵甲車。接着進來兩個粗漢子，向着每宅的大門上亂碰，碰碰碰；碰得那末急，以致亞亞乎的黑漆大板門，就起了一陣劇烈的震動，並發出了格格的怪響。那兩個粗漢同時又高喊着說：『倒馬桶呀，倒馬桶呀！』那碰門聲和喊叫聲就驚醒了正在做好夢的人們。



過一會，打各宅里就出來了許多睡眼惺忪蓬頭散髮的主婦老媽子等。她們都還拖着鞋皮，敞着鈕扣。這見得她們是多麼的倉忙着急呀。她們的手中各提着大大小小的馬桶。那兩個粗漢見了，便走過去將馬桶接了來，然後裏面的東西倒進一隻較大的鐵筒裏去。

約摸過了十數分鐘，一切又歸平靜。直到六時左右，才先後有人起身。各宅的窗戶和大門也次第的開了。老媽子小丫頭等又提着銅吊鉛壺到老虎灶去泡洗臉水。這時姜老頭也起身了，把小辮子盤一盤緊，提了一柄竹掃帚開始去掃胡同。他見地上濕漉漉的盡是水，以為昨天晚上下過雨。可是走到胡同口去一看，却又非常乾燥。他才想到是剛才倒過馬桶的緣故，他不禁咕噥着說：『那些老媽子們對水真不知道節省，光倒幾隻馬桶，就把水弄得滿地。』這時剛有一個老媽子泡好了水走進胡同來，姜老頭就把她叫住了對她說：『水雖是用房東的，但也當節省些。光洗了幾隻馬桶，就用上了那末些的水。你看，弄得一地盡是濕漉漉的；不但白費了許多水，走路也覺不方便呀。』那個老媽子也買門得很：聽了姜老頭子的話，便豎起眉頭，彈着眼睛，惡狠狠的說：『你這個老頭子，做夢做昏了！問也不問問清楚，就說我們濫用房東的水！誰會無緣無故的把水在地上潑呢？剛才因為四號里的一個小丫頭打翻了一隻馬桶，所以我們提了幾桶水把地上沖沖乾淨。你倒說我們對水不知道節省？好的好的，下次打翻了馬桶，讓你自己去弄乾淨；我們再不管閒』

事了。』說完把嘴巴一擦，便走進屋里去。這弄得姜老頭一句話也說不出，祇站在那里伸舌頭。

## 五

過了三刻左右，老媽子小丫頭等又出來了。有幾個拿着傢伙，有幾個沒拿傢伙；但各人手里多少總有幾個銅子。她們出去作什麼呢？去買點心呀。

不一會，她們便先後的回來了。有的買了幾副大餅油條，有的買了幾團黍飯，有的買了一碗油豆腐綫粉，有的買了一碟清真教門的牛肉饅頭；更有的買了幾個瓦片餅和幾塊黍飯糕。這一切東西透出了各種不同的香氣。這些香氣，就引起了姜老頭的食慾。他心想：別人都已開始吃點心了，我也去買些吃吃吧。但買什麼呢？却又決斷不下。剛巧那和他隔過的老媽子捧着一隻有蓋的搪瓷傢伙急急地的走進來。姜老頭見了她，就問她說：『你買的是什麼呀？』那老媽子眼睛一白說：『用些水要你管，買點心也要你管嗎？』姜老頭說：『我不過問你呀。那里是管你呢？』那老媽子說：『有什麼問頭？你想措點油嗎？』說着，把頭頸一扭，便進去了。這把姜老頭簡直氣得括括抖。

姜老頭問那老媽子買的是什麼，倒是出于好意。一來因爲剛才錯怪了她，如今和她打個招呼，表表歉意。二來問問她買的是什麼？若自己買得起而又喜歡吃的話，也就同樣的去買些來當點心。豈知那個老媽子又是這樣搶白了他一下，那自然把他氣得發抖了。

不多時，一個小丫頭捧着一碗有湯的點心也打外面進來。姜老頭又問她說：『你買的是什麼呀？』那小丫頭說：『姜老伯，買的是一碗餛飩呢。』姜老頭心想：我也就去買一碗餛飩吃吃吧；又會消化，又會飽，價錢也便宜。所以他就拿了一隻碗，一衝一衝的出去買餛飩了。

那個小丫頭走進四號去，便聽得一個婦人說：『怎麼湯也不叫他們多加一些呀？』那小丫頭說：『我跟他們說過，叫他們多加一些湯；可是他們不肯加，說什麼湯太滿了路上不好拿。』那婦人聽了便也不說什麼了。其實餛飩店加的湯倒是相當的滿，後來在路上給她偷喝了幾口，所以見得很淺了。

## 六

二號裏的一個青年，吃完了剛才老媽子買來的一碟牛肉饅頭，抹了一抹嘴，推開窗口向斜對

面三號裏喊着說：『趙天元，趙天元。』接着三號裏便有一個青年探頭出來說：『唐仁心，你吃過點心嗎？』——『吃過了。你呢？』——『我也吃過了。』——『那末我們就一齊上學校去吧！』——『好的好的。』於是兩人就去穿制服，並預備一切。

唐仁心先下去，走到了三號的門口等着。等了好一會，才見趙天元開門出來。唐仁心說：『光穿身衣服，就穿了這麼些時候呀？』——『那裏？我是在找一枝自來筆呀。』——『找到麼？』——『那裏找得到。我想你一定等急了，所以趕快下來。反正找不到也不打緊，到了學校可以向別人借一枝的。』唐仁心驚奇地指指他胸部的小口袋說：『這不是自來筆嗎？』趙天元低頭一看，果然自來筆是好好的插在小口袋邊；於是連聲的說自己昏了頭，昏了頭。唐仁心說：『那也沒有什麼希罕。我有一次不見了一枝鉛筆，死也找不到。那枝鉛筆原來是夾在自己的耳朵邊。你想好笑不好笑？』

剛要走出胡同的時候，趙天元忽對唐仁心說：『七號裏的一個，也聽說是在中學裏念書的，不知道是在什麼學校？若和我們是一路的，那末去叫他一聲和我們一齊走，那不是很好嗎？因為大家既成鄰舍，是應該相熟相熟的。』唐仁心說：『不錯。』於是兩人走向七號去。七號的大門剛開着，趙天元就喊着說：『裏面有人麼？』一個老媽子打裏面出來問他們說：『找誰？』趙天元

說：『找你們的大少爺。』老媽子便仰着頭向樓上喊說：『大少爺？二號和三號裏的少爺找你。』樓窗口就有一個青年探頭出來，一見他倆便笑着說：『原來是你們兩位，請下面坐坐，我就下來。』但他倆却不肯進去，依舊站在門口。一會兒那青年下來了，見他倆站在門口，也便走了出來。趙天元先開口說：『你貴姓楊，我們是知道的；但你的大名我們還不知道呢！』那青年笑着說：『我的小字叫壽年。你們兩位呢？』他倆也就把姓名說給他聽。接着趙天元又說：『你在什麼學校念書呀？若是同路的話，我們可以一塊兒走。』楊壽年說：『我在尚德中學念書。』唐仁心聽了搶着說：『那剛是同路的，因為我們是在崇文中學念書呀。』楊壽年聽了連聲說：『這樣很好。我們以後常一塊走吧。我正感到缺乏同伴，寂寞得很；現在有了你們兩位作伴，那再好沒有了。現在請你們到裏面去坐一會，我到上面去拿些東西便下來。』他倆起初還不肯進去，後來終於進去。唐仁心就揀了一隻椅子坐下；趙天元却沒坐，仍是站着。站了一會，還不見楊壽年下來，便也在近旁的一隻椅子上坐下了。坐下不久，覺得下面冷冰冰。他急忙伸手一摸，啞嘴，原來剛坐在一攤水上。他想：說出來又要給唐仁心笑煞，還是不說好，所以就站了起來，並不說什麼。這時楊壽年也已經下來，於是三個人談談說說的走向學校去了。虧得趙天元穿的是制服，所以還看不出什麼，不過走路有些不很自然吧了。

楊家的老媽子忽然記得剛才在椅子上打翻過水，所以就拿了一塊抹布從灶間裏出來，打算把椅子上的水抹抹乾。豈知走到一看，已不見有什麼水，光還有一些濕漉漉吧了。她驚奇地說：『剛才打翻的水是一大攤呢，怎麼乾燥得那樣快？』說着，把布在椅子上抹了抹便進去了。她萬想不到那一攤水已給趙天元吸了去。

## 七

忽然起了一片孩子的鬧聲：有的喊老媽子或小丫頭，有的喊弟弟或妹妹，有的在向自己的爸媽要銅子。過一會，打各宅裏就出來了許多的孩子。這些孩子全是在小學裏念書的。如今已到了時候，所以都出來預備上學去。其中有一些是由老媽子或小丫頭陪着去的；有幾個孩子的父母還跟着出來，叮囑他們路上走好，讀書用心，放了學早些回來。那些孩子們呢，有口無心的答應着，就和大家一齊走出胡同去了。

姜老頭子坐在自己屋裏，看見那些孩子出去後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『真噁鬧呀，好像一羣小田雞！我對小孩子雖喜歡，却又害怕：因為他們噪鬧起來，真覺沒有辦法。房東家的幾個孩子也是

這樣：一天裏無緣無故總要哭上七八頓，鬧上千來次。一會兒這個哭着去告訴娘說弟弟罵我；一會兒那個也哭着去告訴娘說哥哥打我。可是不上一二分鐘，眼淚還掛着，大家又玩起來了。他們又喜歡爬到牀上去玩。即使是剛舖上的白牀單，他們也會帶着鞋子踏上去。爬了上去後，便追來追去，翻上翻下！又拿雪白的枕頭當沙袋攢。他們的娘看見了，自然氣得直跳，打着罵着，把他們一個一個拖下來。但一塊白牀單已變成黑牀單了。至於吃些什麼東西，大家更是活搶活奪。每吃一次東西，總要鬧一下，哭一頓。大人們更不必想安靜地爽快地的吃些什麼。若要安靜地爽快地的吃些什麼，得躲到他們不見見的地方去；不然，保是吃不成。像我今天早晨買了一碗餛飩，若有孩子的話，還能那樣寫寫意意的吃嗎？一共是二十隻餛飩，至少十八隻該給他們吃了去呢。」

## 八

有幾家的主婦們和老媽子，提着籃子拿着秤，買菜蔬去了。姜老頭看見一號裏的老媽子出去時，便喊住了她，對她說：『你去買菜蔬，可以替我帶點東西來嗎？』那老媽子說：『好的。你要買的是什麼呀？』姜老頭子霎霎眼睛，又抓抓頭皮說：『你替我買些肉，要肌肉多點，油肉少

點。再買幾張百葉，張頭要揀大些的。河鯽魚若是有的話，也買一條兩條來。再帶一把細的葱。此外你跑過煙紙店，替我買一包旱煙和幾盒自來火。路上若碰到賣百草梨膏糖的，就替我買幾塊咳嗽糖來。」說着，掏出兩毛錢來交給那老媽子。那老媽子見了說：「喔唷唷。兩毛錢有這麼許多的東西可以買嗎？我沒有這麼大的本領。你自己去買吧！」說完，便急急的跑出胡同去了。這又把姜老頭弄得呆在那裏祇會搖頭。

停一會，三號裏的老媽子也出去買菜蔬。姜老頭又把他唬住了，叫她替自己帶些東西。那老媽子問他買什麼東西？他就把剛才所說過的東西向她背誦一遍，接着交給了她四毛錢。老媽子說：「也許不夠吧？」姜老頭說：「四毛錢還不夠嗎？你去買着再說。若不夠，你便替我墊些；再不夠，另星的東西就不必買了。」於是老媽子拿着錢便匆匆的出去。

二號裏的主婦已買着菜蔬回來。接着四號裏的主婦也進來了。兩人就開始相談。二號裏的主婦說：「現在東西真貴極了，你看，二百錢的肉光這麼一點點；一大半倒是骨頭和油肉。五十錢的豈芽菜也光這麼一小撮。我叫他加點，他只加了我三四根，你想氣人麼？」四號裏的婦人說：「是呀，東西貴得不得了。我一共買了六百錢的菜蔬，也光這麼一些兒，連籃底也沒有鋪滿。你看這三支米細的麥白，就要一百二十錢，真正氣煞呢！」兩人這樣的談了一會便進去了。這時



姜老頭泡好了一壺茶，才打外面進來；所以她倆的談話，他沒有聽到。

三號裏的老媽子買了菜蔬急急的走來。一踏進胡同，便喊說：『姜老頭子，東西已替你買來了。』說着就打籃裏一樣一樣的拿出來交給他說：『這是肉，這是百葉，這是河鯽魚，這是細葱，這是早煙；其餘的沒有買。一共是五毛另八個銅子，所以你該還我一毛另八個銅子。』姜老頭吃驚地的說：『光這點東西要那麼些錢嗎？』老媽子說。『難道我替你油麼？下次再也不替你買東西了。替你買了倒不見好，還說這樣的話。快點兒把錢還我，我還得做別的事去呢！』姜老頭說：『我不過隨口說說，那裏是說你揩油呢？』同時就掏出一毛另八個銅子還給那老媽子。那老媽子一把奪了過來，氣虎虎地的去了。姜老頭一壁整理那些東西，一壁自言自語的說：『這裏的東西雖比鄉下貴，但也不至於貴到這般地步的呀？她說沒有揩過油，我確有些不相信。我起初以為拿去四毛錢，多少總有些找轉來，豈知她還多化了一毛另八個銅子；況東西又沒有買全，頂要緊的咳嗽梨膏糖也沒有買來。』他想到咳嗽糖，又引起了喉頭的刺癢，所以又悄悄悄悄的來了一陣可怕的乾咳。

## 九

「賣鷄毛菜呵，賣鷄毛菜呵。」一個盤着小辮子的老頭子，挑着一擔鷄毛菜喊着走進胡同來。一號的窗口上有一個婦人喊說：「買鷄毛菜。」那老頭子聽得有人在喊買鷄毛菜，就啞的答應了一聲；接着便把擔兒放在一號的門口。過一會，一個婦人出來了，問那老頭子說：「鷄毛菜多少錢一斤？」——「八十錢一斤。」——「你熟昏了？八十錢一斤的鷄毛菜，我從出世也沒聽見過。」——「那麼你說多少呢？」——「三十錢一斤。」——「喔唷，三十錢一斤的鷄毛菜，我也從出世沒聽見過。規規矩矩，軋軋實實，六十錢一斤。因為這鷄毛菜是最好的，你看是多麼的鮮嫩呀；這樣鮮嫩的菜，就是在菜市裏也買不到呢。」——「六十錢一斤誰要？最多四十錢。」——「那麼五十錢吧。」——「不要不要。」這時姜老頭聽見這鬧聲，就打自己閨裏出來，對那賣鷄毛菜的老頭兒說：「四十錢一斤也沒少你了。在鄉下這種菜祇一個銅子一斤；現在別人出你四十錢一斤，你還不肯賣，硬要別人五十錢一斤，那也太黑心些了！」賣菜的聽了，竟發起老極來，彈出了眼睛，漲紅了臉孔，惡狠狠的說：「你也是老頭子，我也是老頭子；你拖着小辮子，我也拖着小辮子。大家既是一樣的拖着小辮子的老頭子，那末應該幫幫忙。你現在反搗我的蛋，說什麼這種菜在鄉下不過一個銅子一斤。我現在給你一個銅子，請你替我到鄉下去買一斤來！」姜老頭見他發極了，嚇得連忙逃進自己的小閨裏去。那婦人見這情形，就說：「別發老極了，便

依你五十錢一斤吧。』因為她知道菜市裏的鷄毛菜要賣一百錢一斤，貨色還沒這樣好呢。現在他光要五十錢一斤，也真夠便宜了，所以就向他買了兩斤。

賣鷄毛菜的出去後，一個頭上包着布的老婆子進來了。手裏提了一隻籃，口裏喊着賣鴨蛋呵，賣鴨蛋呵。三號裏就有一個婦人出來問她鴨蛋怎麼賣？她說：『鴨蛋每隻四十錢。』那婦人伸長了頭頸向她的籃裏看了看說：『小得像鷄蛋般的鴨蛋，竟要賣四十錢一隻麼？』——『那麼你說多少錢一隻呢？』——『五十錢兩隻。』那老婆子想了想說：『爽快氣氣，三十錢一隻。』——『不要。五十錢兩隻。』

那婦人和鴨蛋婆爭了一會，總算蛋婆得了勝利：因為是三十錢一隻成交的。但雖成了交，却又起了一陣紛鬧，便是那婦人問鴨蛋婆說：『鴨蛋包好的麼？』鴨蛋婆說：『那要去問生蛋的鴨，我怎麼知道呢？』婦人說：『那末該打開來看過。』鴨蛋婆說：『也使得。』於是那婦人去拿了一隻碗來；先打開一隻，倒很好，一些沒有壞。又打第二隻，却有些散黃。那婦人說：『這隻既是散黃的，該換一隻才是呀。』鴨蛋婆說：『你買了鴨蛋作什麼吃的？』——『燉蛋湯吃。』——『既是為燉蛋湯，有些散黃有什麼關係呢？反正你要把蛋打散的呀。』那婦人聽了這些話，便發怒說：『像你這樣的鴨蛋婆我倒沒有見過。我問你鴨蛋包好麼？你却說要去問生蛋的鴨。如

今打開來果然是壞的，却又說什麼燉蛋湯吃反正要打散的！』鴨蛋婆聽了也發怒說：『在一籃鴨蛋裏由你自己挑選；你自己不會挑選，拿到了一個散黃的，怎麼能換呢？若是我挑選給你的，那才可以換呀！』鴨蛋婆這麼一說，那婦人更生氣了。於是拍手蹬腳的罵起來。她的男的這時剛穿好衣服走下樓來爲上公事房去，一見自己的女的正和一個賣鴨蛋的在大鬧，就問她爲什麼？她自然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。那鴨蛋婆也搶着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。男的究竟比女的直爽，聽了兩方面的話就說：『算了算了，爲了買幾隻鴨蛋鬧得這樣，像什麼呢？』說着，就掏出六十錢來交給了鴨蛋婆，並對她說：『你做生意總該遷就一些，嘴巴怎的可以這樣硬呢？』接着又對女的說：『這隻蛋還沒有全壞，光有些散黃，沒有什麼關係的。』兩方面經他那樣一說，於是都不響了。

三號裏的一個男的出去後，各宅裏又出來了許多人，他們也都是上公事房去的。這些人個個不同，人人異樣：胖的，瘦的，矮的，長的都有。打八號裏出來的那一個人最滑稽：又矮又胖，活像一隻啤酒桶。鼻上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；裏面的兩隻眼睛是眯眯小，鼻子却大得像一個胡桃。下巴有三重，後腦也有三重。六號裏出來的一個也相當的滑稽：又長又瘦，好像一條竹竿；臉孔是長長的，又加是拖下巴，更見得長得了不得；因此看過去，像馬面，又像驢頭。

那些人出去的時候，姜老頭心想：對於這些房客應該巴結巴結，那末將來節錢賞錢必會好看

些。所以就噙着嘴，老爺少爺叫個不息。雖明明知道他們是上公事房去，還故意的問着說：『上那裏去呀？是不是上公事房呀？』但那些人對他祇是冷冷地的應一聲就走了。

## 十

胡同裏暫時靜了一下，裏面也沒有人出來，外面也沒有人進去。這樣約摸過了半小時，才有一隻獼皮狗帶着十分恐懼的神情跑進胡同來。這隻獼皮狗又瘦又髒，毛已脫得不剩多少，所以全身是紅拉拉的；再加後腿似乎給人打折了，因此走路光用三條腿。姜老頭這時正在打瞌睡，所以那隻獼皮狗進來，他一些不知道。

獼皮狗在胡同裏打了一個圈子，見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，便出去了。牠出去不久，却來了一個要飯的，頭髮好如一蓬松毛，約摸有五六寸長；嘴臉烏黑得好似鑊底；一件上衣已經掛燈結縵，一條褲子也是千補萬補。他一手拿着一隻洋鉄罐，一手在身上不住的抓爬，爲身上還長着一身的癩疥瘡呢。他一進胡同就喊說：『娘娘太太，老闖老爺，做做好事，救救窮人！』姜老頭還在打瞌睡，並不知道他進來。

要飯的喊聲一經傳到人們的耳鼓裏，各宅的門便先後的關上了。但二號裏還沒有關上。等裏面的老媽子趕出來關門，已給那要飯的跨進了一腳，所以要關也關不上了。老媽子罵着說：『滾滾滾，這裏沒有的！』但要飯的仍是站着不肯走，嘴裏還是做做好事，做做好事，做好事的喊着。過一會，老媽子又催着說：『滾滾滾！再不滾，把門關上來，軋斷了脚我是不管的呀！』但要飯的那裏肯走呢？依舊哭喪着臉的要求着。這時忽聽得裏面一個婦人說：『老媽子，讓他站着吧，別去理他！』那老媽子答應了一聲，便走進客堂去。

姜老頭從瞌睡中醒來，突聽得做做好事做好事的喊聲，知道胡同裏必定來了一個要飯。他心想：第一步要做得惡，這樣他們下次不敢再來。若第一步做軟了，那末下次會連串的成羣的闖進來，那還了得嗎？所以他就拿了一柄掃帚，蹣着腳跟的走過去。走到了要飯的後面，就對正他的脚跟一掃帚柄的打下去。同時彈着眼睛罵着說：『滾滾滾！快滾快滾！若不滾，我又打下來了。』那要飯的祇得退出門口，癩希希的走出胡同去。姜老頭還在後面追逐着說：『滾滾滾！』那要飯的輕聲的說：『聲聲口叫我滾，我又不是一个皮球！』

一個穿着布衣布裙的老婆婆，一扭一扭的進來了，手中還提了一個小包袱，口裏喊着說：『捉牙蟲，捉牙蟲。』可是喊了一會，旋了一周，沒人叫她，也就出去了。接着進來一個算命瞎子

，叮叮噹噹的彈着三絃，但也是沒有人下顧他的生意，所以彈了一會也出去了。

幾分鐘後，來了一個賣括辣鬆脆苔條餅的；但孩子們全在學校裏念書，那裏有生意呢？所以他叫喊了一會，便走出胡同去。豈知走到胡同口，却給姜老頭叫住了。問他說：「苔條餅脆不脆？」他說：「那有不脆的道理？若不脆，我也不會叫括辣鬆脆苔條餅了。」——「多少錢一個？」——「一個銅子一個。」——「兩個銅子三個賣麼？」那賣餅的心想：他既是一個看胡同的，若不宜些的賣給他，下次作難我起來怎麼辦呢？所以對姜老頭說：「你要買，就兩個銅子三個吧。」姜老頭聽了真開心，便在他的餅箱裏橫揀直揀的揀了三個最大最厚的，然後摸出二個銅子交給賣餅的。賣餅的拿了銅子就喊着出去了。

姜老頭從三個餅裏揀了一個較小的放在嘴裏一咬；這一咬，許多餅屑紛紛的掉下地去。他說：「餅倒是括辣鬆脆的；但似乎太鬆脆一些，以致一咬便有許多餅屑掉到地下，那不可惜麼？」他說着便俯身下去，把掉下的餅屑都拾起了，放在自己的手心裏；然後仰着頭，一下子把所有的餅屑都納進嘴裏去。但剛用嘴一嚼，不禁嚥啣一聲的喊了出來。原來他因眼力不足，把許多碎沙碎石也當作餅屑的拾了起來；那末放在嘴裏一嚼，能不大喊啞嚥嗎？

## 十一

將近十一時的時候，胡同裏又熱鬧起來：因為那些老媽子小丫頭等開始忙着去買鹽油醬醋；所以祇見得她們提瓶挈罐的打胡同裏出出進進。

碰的一聲，七號裏一個老媽子手中的一隻醬油瓶打碎了。她伸伸舌頭，把碎瓶拾了起來，又回進屋裏去。過一會，另拿着一隻瓶出來。出來時臉孔漲得緋緋紅，諒來是給主婦罵了一頓吧？

姜老頭見老媽子打碎了醬油瓶，搖搖頭說：『別人滑頭，她是滑手，連一隻醬油瓶也捏不住。』他又走近去看看，看見地上還有不少的碎玻璃屑。他更把頭連連的搖着說：『玻璃屑最害人，那些赤脚的踏着了包會爛上三年六個月。再說停一會賣括辣鬆脆苔條餅的來了；誰買了在這裏咬着吃，那末俯身下去拾餅屑的時候，包會把玻璃屑一齊拾起來。這樣納進嘴裏去，不但會鑿去牙齒，還會戳破肚腸呢！』他說着，就去拿了一柄掃帚來，把玻璃屑盡數的掃掉。

再過了半小時光景，一羣小學生便回家來吃飯了。三個中學生倒沒有回來，因為他們是在學校寄中膳的。那些小學生進胡同來，不是好好的走進來；乃是打進來，滾進來，跳進來，舞進來



。早上洗得白白的手臉，那時已變得墨墨黑了；早上穿出去乾乾淨淨的衣服，也已染上許多的墨漬泥漬。

那些小學生進胡同後，更猛烈的鬧一下，然後塞進自己的家裏去。接着有幾個大人也回來吃中飯了。他們究竟是大人：早上穿出去的衣服，如今還是那麼畢畢挺挺的，一些沒有摺縐，一些沒有變樣。他們到了公事房，諒來木人兒似的豎在那裏，坐也不會坐過，靠也不會靠過吧？或是到了公事房，就把外衣脫了呢？

這時已將近中午，所以各家的煙囪上都開始冒煙。接着透出了各種菜蔬和飯米的香味。姜老頭子摸摸肚皮，也知道已到了吃飯的時候，所以托老媽子買來的菜蔬，拿到飯店裏去叫他們代燒一燒，付了他們一些柴火和油醬費，又從他們那裏買了些白飯來。

姜老頭開始吃飯了，覺得那兩隻菜蔬確是非常鮮美，非常可口。但一想到早上爲買這些菜蔬竟化了五毛多錢，心裏不免有些肉痛；立意下次要節省些。

兩個小要飯突然的闖進胡同來。姜老頭子一見就呵喝着說：『不許進來！去去去！快出去？』其中一個較大的却不顧他的呵喝，仍往裏直衝，一個較小的却在胡同口站住了。姜老頭見那個大的要飯衝了進去，就放下碗筷，提起掃帚追過去。那要飯說：『我又不是來討錢，是爲到拉

圾桶裏去掏些破布爛鐵呀。』姜老頭說：『破布爛鐵也不許你掏。』那要飯的罵說：『你這死老頭子，連破布爛鐵也不許人家掏？』姜老頭一聽得他罵自己死老頭子，真氣極了，舉起掃帚柄就攆。那要飯見他打下來，轉身便逃。姜老頭一衝一衝地直追到胡同口才止。他忽然想到剛才胡同口還有一個小要飯，怎的現在不見了呢？諒來當我追打那要飯的時候，他也嚇跑了。呸，我的威武多麼足！一攆一罵，兩個小鬼頭就逃得影兒也沒有了。看胡同的權力究竟不小呀！他想到這裏，不禁得意地笑起來。

他笑着走進自己的間裏，視線剛射到桌子上，不覺失聲的喊了出來：『阿呀，兩碗菜蔬怎的祇剩了兩隻空碗了呢？難道來過了什麼野狗野貓麼？可是看情形不像是野狗野貓吃的。』過了一會，他忽然想到說：『是了是了，一定是站在門口沒有進來的那個小要飯偷去的。』於是又提了掃帚急急的趕出胡同去，向左追尋了一下，向右追尋了一下，但那裏追尋得着呢？所以祇得垂頭喪氣的回來，嘴裏不絕地罵着說：『賊小鬼！壞種！吃了包爛肚腸！』

姜老頭猜想的確是不錯：因為那兩碗菜蔬是那個站在門口的小要飯偷去的。他進胡同來，倒不是想來偷些什麼，是想來掏些破布爛鐵。但當姜老頭去追趕另一小要飯時，他一斜眼，看見那兩碗鮮美的菜蔬，竟動了偷竊之心，迅速的伸手進去，把兩碗菜蔬倒入自己的洋鐵罐裏，便逃出

胡同去了。等到姜老頭發覺菜蔬被竊的時候，他已坐在X家的門口寫寫意意的吃着呢！

## 十一

十二時三刻左右，一羣小學生又先後的打家裏鬧出胡同來。再打胡同裏鬧出胡同去。過一會，大人們也接連的跑出去。再過一會，老媽子和小丫頭等就出來倒畚箕，所以垃圾桶的鐵蓋便砰砰地發出了洪大的震聲。姜老頭子聽到了就高聲說：「輕一點呀，蓋子雖說是鐵做的，但也要攪破的呀。」幾個凶些的老媽子還罵着說：「你這樣神氣活現算什麼呢？就是把鐵蓋攪破了也是攪破房東的，何必要你這般起勁呢？」姜老頭剛才因偷去了兩碗菜蔬，已經氣惱的了不得；如今又給老媽子們那麼一說，更氣得肚翻腸倒。連說好好好，便走進自己間裏去了。到了間裏，倒下便睡。睡下後，胸部一起一伏，肚皮一高一低，大量的氣從他的口裏鼻裏耳朵裏透出來，更好說是衝出來。

人們全在打中覺，所以胡同裏很是平靜。這樣約摸過了一小時另些，各宅裏的人就忙碌的開始走動。那些人似乎集中到一號和三號兩宅裏去。不久之後，辣辣辣的骨牌聲，就打一號和三號

裏透出來。接着中風白板的喊叫聲，碰和碰和的呵喝聲，七七尺尺的錢兒相碰聲，都一陣一陣的打那兩宅裏送出來。

這時胡同裏來了一個小販，大喊甘草梅子，黃蓮頭，鹽金花菜，藥橄欖。這喊聲引起了那一批竹林客的食慾，於是叫人出來購買。

『五香荳，五香荳，』另一小販在喊叫了。他們又叫人出來買了不少的五香荳進去。

時間已過三時，所以是吃點心的時候了。因此小販們更是陸續的走進胡同來。什麼賣珍珠米的，賣絞練棒的，脆馬花的；什麼賣臭荳腐乾的，賣白糖凌交糕的，竟然擠滿了一胡同。所以那條胡同已變成了賭場，也變成了市場。

一羣小學生已打學校回來，到了家就向自己的娘要了銅子，走出門口來開始吃他們閒食式的點心。這時胡同裏又來了一担什麼賣白糖蓮心粥，桂花糖芋艿的，還有什麼賣酒釀圓子的。那些孩子就去拿了碗來買着吃。

那些小販去後，又來了一個頭頂販，就是他的頭上頂了一隻長方形的木盤。那隻木盤雖沒怎麼大，但裏面貨色倒是很多，花樣更是不少：什麼桂花橄欖，拷扁橄欖；什麼陳皮梅，鴨脆乾；什麼香蕉糖，牛奶糖，滿滿的堆了一盤。那小販子剛把盤子放下，孩子們便潮水般的湧過去。圍

住在盤子的四周，都眼睛烏溜溜的在挑選自己所愛吃的東西；挑定了，就掏出銅子來贖買。一個買這樣，一個買那樣，害得那小販子應接不暇，弄昏了頭腦。有幾個壞孩子，就趁這個機會偷取了幾隻橄欖和幾塊糖。

孩子們各看見自己的爸爸回來了，於是又過去鬧着要銅子。拿到了銅子，又跳着去買開食；買到了開食，往嘴裏亂塞。

那些孩子開始玩耍了。有的在跳繩，有的在拍球，有的在踢毽子，有的在打菱角。後來幾個較大的孩子又去拿了一隻軟膽球來踢高球。碰一脚，踢進了三號的牆裏去；大家闖到了三號裏去拾取。不上一會，又碰一脚，踢進了四號的牆裏去；就聽得裏面一個婦人大罵說：『小鬼頭呀，小鬼頭呀，怎麼把球踢到了裏面來呀？』那些孩子一聽到罵聲都呆住了，誰也不敢進去拾取。末了一個比較膽大的孩子說：『若不去拾取，不是不能玩了嗎？讓我去闖一下看。至多再給她罵一頓就是了。』於是便走到四號去，對那婦人說：『我們是不留意踢進來的，現在球還給我們吧！』那婦人說：『這次就拿去了；下次若再踢進來，我先拿針把球戳破了再說。』那孩子也不說什麼，便拿着球出來了。出來後，對別的孩子說：『四號裏的爛麻皮真凶。（那婦人臉上徹底地說：『下次若再踢進去，便要球戳破。』）』一個孩子聽了說：『那末我們別再踢高球了，還是踢

高而門吧！」這提議衆人都贊成。

點點人數剛是十一個，那再好沒有。就分做甲乙兩隊，每隊五個人；多餘的一個孩子便做評判員。

那做評判員的孩子，忽異想天開的說：「各人都打足球健將錄裏取一個名目，那不是很有意思嗎？」這提議大家更是贊成。於是就由他分派挑選。他先對甲隊裏的一個孩子說：「你接球很好，就守高而門，算作周賢言。」又對一個孩子說：你腳頭很硬，一脚踢出去有一丈多遠，所以你充後衛，算作李天生。」更對一個掉了門前牙有些扁頭的孩子說：「你很勇猛，所以你做前鋒，算作李義臣。」另一個孩子搶着問說：「我呢，算作誰呀？」他說：「你也是不怕死的，所以算作萬象華，也當前鋒。」接着便對乙隊裏的一個孩子說：「你身子很長，就算作徐亨，當守高而門的。」又對一個胖子說：「你算孫錦順，當作後衛。」更對一個頭上有些癩痢的孩子說：「你做前鋒，算作譚江柏。」接着對一個有些斜白眼的孩子說：「你算作曹秋亭，也當前鋒。」

甲乙兩隊兩個最大的孩子巴巴的等着，不知道評判員給自己什麼名稱？豈知評判員說：「你倆就做各隊的隊長吧！」他倆說：「做隊長也有一個名稱呀。」那評判員霎霎眼睛對甲隊的一個大孩子說：「你算作球大王李惠堂吧。」乙隊的孩子聽了搶着問說：「那末我呢？」評判員又把

眼睛霎了許多霎，才很爲難地的說：『你也就算作李惠堂吧。』這一來，却引起了大家的反對。他們的理由是祇能有一個李惠堂，不能有兩個李惠堂。評判員見大家一致反對，就抓抓頭皮對甲隊的大孩子說：『你就算戴麟經，球王讓給乙隊的隊長做吧！』那大孩子却不服的說：『球大王爲什麼要讓給他做？他本領又沒有比我高！』評判員這時開始深悔自己與出了那種花樣景來，以致現在弄得左右爲難，不知把王位給了誰好？他呆呆的對甲隊的大孩子注視了一下後，又把視線移射到乙隊的大孩子身上去。乙隊的大孩子也對他看了看；由他的神情知道他要把王位從自己手裏奪去給甲隊的大孩子，所以高聲的說：『評判員既說過我做球大王，王位就屬於我，還爭些什麼呢？』甲隊的大孩子冷笑着說：『你這樣的人配做球大王嗎？』他也臉一紅說：『你也未見得配呀？』於是你一句，我一句的爭鬧起來。這時算作李義臣的孩子說：『你們倆別鬧了。誰當球大王？我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：就是現在你們倆人都暫時稱作隊長；看將來誰一隊勝了，誰就算球大王。』這辦法全體都贊成，他倆也說不錯，於是準備開戰。

大家排好陣勢，就開始踢了。乙隊先得開球權，由隊長開球。他把球一撥，傳譚江柏；譚江柏就一脚踢過去，剛踢在李義臣的肚皮上。李義臣喊了一聲喔唷，就把球攔住了。剛想退一步，把球踢過來，譚江柏已經趕到；撩起一脚，向乙隊的球門踢去。對面的李天生倒是相當的厲害：

一脚回過來確有一丈多遠，所以球已到了乙隊的球門前。小胖子孫錦順見球來了，想吃天鵝肉；竟然不等球落地，就縱起身子，打算踢一脚飛球，豈知踢一個空，以致翻了一個元寶。倒還是徐亨眼快手快，把球接住了，又一脚踢出去。乙隊長見孫錦順翻了一隻元寶，便連罵『飯桶飯桶，真沒用！』

甲隊隊長把球截住了，便盤過來。他祇盤過來，盤過來；別人在喊派司派司，他也沒聽見。快盤到門口了，孫錦順一見情勢危急，便不管死活的衝上去；那隊長竟然給他撞倒。孫錦順伸了一下舌頭。那隊長坐在地上白着眼睛，撅着嘴巴，正想發作，忽聽得評判員吹了一下叫子說：『小胖子犯規，罰十二碼。』（其實祇有一碼）他倒也喜歡。於是站起來，把身上的灰塵拍了拍，準備罰十二碼。評判員吹了一聲，他便一脚踢去。徐亨伸手來擋，却沒有擋住，球便進了界。（因為沒有正式球門，過界便算中的。）拍拍拍，一陣手掌聲就從甲隊那面送過來。曹秋亭輕聲的說：『拍脚拍脚。』

他們踢來踢去，踢得真有興兒。那評判員看了，脚也癢起來；所以當球滾到他的脚邊時，他也撩起脚來措一脚油。可是給甲隊的隊長看見了，他就舉起雙手來，要求停賽。別人忙問他什麼事？他說：『評判員偷踢皮球，應當取消資格。』評判員說：『祇有我可以取消你的資格，你那



裏可以取消我的資格呢？」隊長說：「我是隊長，難道不能取消你的資格嗎？」評判員說：「隊長也是球員之一，對誰也沒有取消資格的權柄，對評判員更不必說了。」那隊長把胸膛一拍，剛想回答的時候，周賢言拉了他一下說：「就算了吧。偷踢一下球兒有什麼關係？你若把他取消了資格，那末誰來當評判員呀？」隊長聽了覺得很不錯，於是對評判員說：「這次馬馬虎虎，下次不可再偷踢了。」評判員臉紅了一紅也不說什麼。

叫子一聲，比賽仍繼續進行。周賢言把來球接住後，又一腳踢出來；這球正向着譚江柏的頭上落下來。譚江柏就跳起來一頂，倒給他頂得很遠。同隊的人齊拍手喊好。可是叫子聲又響了，大家於是問評判員什麼事？評判員說：「癩痢頭不可以頂球的，因為有礙衛生呀！所以取消資格。」隊長說：「那裏有這種規矩？你冒用權柄，我把你革職！」甲隊的隊長走過來對他說：「你也沒有權柄把他革職。就和剛才一樣，大家算了吧！」比賽於是又繼續進行。

李義臣得了萬象華的派司，盤着球衝過來。曹秋亭一看不好，就把腳一伸，吃了他一個鉛司。李義臣不提防，所以闖撲的一交。這次評判員不敢再判了。因此雖明明的看見曹秋亭吃了李義臣一個鉛司，却當作沒看見。李義臣站了起來，高舉雙手，氣鼓鼓的對評判員說：「踢球是不作與吃鉛司的，他如今吃我鉛司，你為什麼不判罰他呀？」評判員說：「我若判罰，他們不服怎麼

辦呢？所以我索性不判罰了。」乙隊的隊長說：「我們的隊員都是有道德的，那裏會吃你鉛司？」曹秋亭也埋沒着良心說：「我那裏吃過你的鉛司呢？」李義臣聽了，心想，他們既不講規矩，不講道理，我也何必講什麼規矩，講什麼道理呢？同隊的人也都這樣想。所以繼續下去，大家不是踢球，乃是鬧球。你吃我的鉛司，我吃你的鉛司。祇見得一般球員不倒翁似的在那裏大跌特跌。那個癩痢頭也不管衛生不衛生，把球濫頂。末了，也沒有什麼次序陣線。一會兒大家擁到甲隊的球門邊，一會兒擁到乙隊的球門邊。也不知道球在什麼地方，祇望腿多的地方踢去。所以祇看見二十條腿在那裏相鬥着罷了。

他們越踢越鬧，鬧得幾乎震破耳鼓。於是各家的父母和老媽子等全出來把他們叫回家去。一場足球比賽就這樣的結束了。

姜老頭子見那些孩子進去後，又搖着頭說：「現在的孩子簡直是野人。這樣的孩子將來長大了，怎麼希望考秀才中狀元呢？」

## 十三

天已漸漸的暗合，有幾家已上了燈。那三個中學生才神氣活現的回來了。到了胡同裏，彼此打了一句洋話，便各走進自己的家去。他們這般晚才回來，是在外面吃館子。因為趙天元唐仁心兩人，和楊壽年還是初交，所以他倆聯合着請他一下；據說化了四五塊錢呢。

老媽子小丫頭等又是出出進進的一陣忙碌，因為快吃晚飯了呀。既快吃晚飯，不是又要另另碎碎的買些什麼嗎？同時胡同裏也來了些應時的小販：譬如賣醬雞醬鴨和糖蘿葷醬生薑的，都接連的來了。

孩子們一會兒又出來了。大家聚在一堆談着剛才的踢球問題。甲隊的隊長說：『球大王應該我做，因為我方勝了一球呀。』乙隊的隊長說：『你們雖得了一球，但比賽沒有結束，不能就算勝利的；所以誰當球大王不能拿勝負作準，當拿球藝作準。我的球藝就比你好得多；你看我那一腳鉤球姿勢多麼美妙？真和球大王李惠堂一般呢。』甲隊的隊長說：『若拿球藝作準，球大王更該我做了。你看我那盤球不是好到極點嗎？球真像吸住在脚上的一般。我看真的李惠堂也不過如此吧？』乙隊的小胖子孫錦順說：『你盤球雖好，但怎的給我一撞就撞翻了？』甲隊長聽了氣很很的說：『現在我們是講球藝，又不是講會撞不會撞。我看你除了會撞以外，什麼本領也沒有。人不像人，也想踢騰空球；結果翻了一隻大元寶，不丟臉嗎？』小胖子正想開口，那痢痢頭諷

江柏插嘴說：『若拿球藝作準，那末我該坐王位；因為我頂兩下球是多麼好，多麼準呀。我想真的譚江柏也不過這樣吧？』李天生冷笑着說：『剛才爲頂球，險些兒給評判員取消資格；現在竟想坐王位？你這種癩痢王誰肯服你呢？』這一說，兩方面的人都大笑起來了。同時老媽子們也出來喊他們去吃夜飯；所以一場孩氣十足的爭論也就此告終。

各家都已在吃夜飯，姜老頭也在自己間裏吃。中飯時的一些菜蔬已給小要飯偷了去，現在吃的是第一次買來的。一碗是老油條泡湯，一碗是藜荳芽。他吃了一口飯，倒歎了三口氣，又自語着說：『看胡同的飯難吃難吃，真正難吃！做完了這一個月再說；要是不對，準回老家去。活了這把年紀，在這裏受罪受氣，不值得不值得，太不值得！』

晚飯後，很多的人又出去了。有的說是看戲去，有的說是上公司買東西去，有的說是到親戚家去。接着三個中學生也相約着出去了。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，想來不是去蕩馬路便是上什麼戲院舞廳去吧？

四號裏和一號裏劈劈拍拍，歷歷辣辣的骨牌聲又透出來了。六號還開着收音機，諒來是一種起碼貨；因為發音不很清楚，又加上軋辣辣軋辣辣的雜電聲，所以更覺不清楚了。起初發的似乎是廣告：××藥房，花露水，魚肝油大減價，買一送一；並且買滿一元，另有贈品。又××綢布

莊也舉行大減價：上等絲絨只買到三角一尺，並且也是買一尺送一尺；贈品也有：凡買滿兩元的送香肥皂一塊，買滿五元的送電木茶杯兩對。更有××菜館新開張，說裏面裝璜富麗，設備周全；特請有名廚師，用科學方法烹燒各種合時菜肴；請各界光臨嘗試，包能稱心滿意。末後有一家糖果店做廣告：把店裏所有的糖果，念佛似的背誦了一遍；那張嘴確是非凡靈活，好似塗過什麼油似的，一些不會打疙瘡吃栗子。背完了糖果的名目，又說如果路遠不便，請打電話；接到電話，立刻派人送到府上，送力分文不取。接着說：『現在請聽唱片。』於是攢頓攢頓的平劇和叮咚咚的洋調，便接連的播送出來。這樣鬧到半夜，一切才停止；出去的一些人，也陸續的回來了。篤篤篤，賣夜點心的來了，便有人出來買夜點心。一個說：『下二十隻，多放一點蝦子。』一個說：『下三十隻，多加一些湯。』原來來的是一副餛飩担。姜老頭這時已給他們弄醒，又歎着氣說：『這批人一天到晚鬧鬧玩玩吃吃，真寫意呢！』

## 十四

一星期後，又有人來看房子。因為五號那一宅還沒有出租呢。那看房子的人是四十來歲的一

個男子。他看了看後，就付定洋走了。到第三天便搬進來。所有的木器傢具都很好，人也不少。

搬來的第二天清早，那家的一個老婆婆，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年青女子就出去了。到六時三刻左右才回來。回來後，門便緊緊的關上。直到八時左右才見門兒再開。老媽子進出了幾次後，接着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出去了。過不多時，兩個十來歲的男女孩子也出去了。最後一個中年男子又出去。

將近中午，早上出去的人全回來了。過了一時左右又出去。以後家裏靜悄悄的一些沒有聲息；直到四五時，那些人又回來了。回到了家裏也不再出來，也沒有什麼鬧聲，祇見老媽子偶一進出吧了。到了八時光景，從那家透出一種朗朗然的聲音，似乎在讀書，却又不像在讀書。到了九時，全宅已經漆黑，一些不見燈光；因為全家都已入睡了。那些注着他們的四鄰，起疑了，大大的起疑了：這家究竟是怎麼的一家呢？内幕確有些神祕而古怪呀！

一個好事的婦人却忍不住了，一定要把那家的內幕探一個明白。她先擬去看看他們的屋裏怎樣。可是他們的大門常是關着的，要看看也看不到。她想等胡同裏沒有人的時候，打門縫裏去張一下，也許能夠看到一些吧？她走出門去，胡同剛是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；她想這是最好的機會了，於是蹣跚着脚跟，走到五號的門口，將面部貼在大門上，打一條門縫裏張進去。可是那條門縫

太細了，看不清楚；祇模糊地看到一些，也分不出是什麼。她就失望的回來。沒走上幾步，四號裏一個小丫頭出了，對她仔細地看了看，就掩着嘴笑着走了。她有些莫名其妙。她想：難道剛才在五號的門口偷張給她看見了麼？但她那時還沒出來，怎麼看見呢？這時七號裏一個老媽子也出來了，也是同樣的對她看了看，笑着走了。她這時臉不禁漸漸紅起來，連耳朵也覺得有些熱辣辣。她自言自語的說：『我偷張的時候，胡同裏確是沒有一個人呀。但現在從她們的神情看來，似乎知道我偷張過似的。唉！私事做不得，一做就拆穿。幸虧今天不過在別人門上偷張了一下，也沒有什麼大丟臉；若做了什麼壞事，給人拆穿了，那還了得？』她掃興地走進屋裏去。老媽子見了她，笑着說：『太太，你在外面給誰磕過頭嗎？怎的額上一塊烏，鼻上一堆黑呢？』她聽了急忙去拿鏡子來照；一照，果然額上很大的一塊烏，鼻上也很大的一堆黑。她起初還呆了一下，以為這是那裏弄來的？後來忽然想到了，知道是在偷張時打那黑門上揩來的；她同時對小丫頭和老媽子的竊笑也恍然了。

那五號裏新搬來的一家是姓馮的；除夫婦倆外，上面還有一個老娘，下面有四個兒女。最大的是女的，二十歲了。第二是男的，十八歲。（中間夭亡了兩個）再下是一個女的，十二歲。最末是一個男的，十歲。他們全家是信奉天主教的，而且非常忠誠熱心。

馮先生是在××銀行裏任事。大女兒從初中畢業後，也沒繼續去求學，就在家中幫着娘做做事。大兒子還在中學裏念書。下面兩個也在小學裏念書。

他們打原藉出來後，先在××路××胡同裏租借了×一家的一個通廂房。但一家子這麼些的人，覺得太擠軋；所以想尋找一所較寬大的房屋。所以馮先生來來去去總注意着各路口各胡同的召租，看看有沒有相宜的房子？有幾張召租裏說房子怎麼好，怎麼考究；進去一看，却破舊醜陋，好似豬欄牛廐，而且房租也不見得便宜。有幾張召租裏說房子怎樣怎樣；進去一看，確是不錯。但一間租金，嚇得馮先生急忙向後開步走。

最近他才尋到這條胡同裏來。他一看房子，覺得很滿意。再問租金也覺不貴。當下就付定洋，過三天便搬了進來。

當馮先生向那邊二房東退租的時候，二房東說：『你爲什麼要搬走呢？難道我們有什麼地方開罪過你們麼？』馮先生說：『不是不是。你們對我再客氣沒有了。我們所以要搬走，實在因這裏的屋子太小些，不夠住。』那二房東却不很相信，所以又問馮先生說：『莫非是因房租貴吧？那也可商量減少的呀。』馮先生自然又竭力的向他聲明，並不是爲了租金貴的緣故。

二房東見留不住他們，也祇得隨他們退租了。搬出來的前一晚，大家舉行了一次聚餐。當分



別的時候，兩方都揩着眼淚！

## 十五

那個好事的婦人，已從別人口裏知道馮家是信天主教的。早晨出去是上教堂去，晚上朗朗地的聲音是在念經。又知道那男的是吃銀行飯的。但她知道了這一些還不以爲足。所以有一天，她拖住了馮家的老媽子，又嘮嘮叨叨的問她馮家這樣，馮家那樣。那個老媽子倒也耐心地把一切告訴了她。她聽了說：『原來是這樣好的一家人家！我有了便，倒要和她們親近親近哩。』末了她又問說：『那個年青的女子你說是小姐，怎的打扮得那麼的樸素呢？頭上尋不到一朵花，臉上找不到一點粉。從衣裙一直到鞋襪，全是墨墨烏，一些沒有花綠的顏色。有一次我看見她出來，手裏拿了一本小小的書，走起路來那麼的規矩，像個木頭人：眼睛向着地，把頭低得深深的，也不打旁邊兒看一看。這樣的女子，我倒一生沒有見過呀？』那老媽子說：『是呀，這樣的好小姐，我也一輩子沒見過呢。她在家裏也是這麼規規矩矩，幽幽靜靜。不是幫着娘做做針線，做做雜事，便獨自看看書，唸唸經。』——『呀，這樣說來，她是一個在家修行的帶髮尼姑哩！』——

『是呀，她本來想出家去做外國尼姑的，他們天主教裏叫做姆姆去。』——『呀，是的是的，天主教裏是有許多姆姆：戴白帽子的也有，戴黑披頭的也有；衣服呢，黑的也有，白的也有，藍的也有，灰的也有。』——『你倒比我看得多。我看見的不過是穿黑衣和藍衣的兩種。至于穿白衣灰衣的，我倒沒遇見呢。』——『我也是碰巧看見的。就是有一次我上親戚家去，路過一座天堂，看見四面圍着許許多多的人；我也就擠了進去，想看看到底有什麼事。原來是在出會呢。但已經行過一大段了。我站下不多時候，就有一頂繡花的天蓬行過來。裏面一個白髮的老公公，穿了一件很寬大的好如披風似的綉花盤金衣，雙手捧着一個雪雪亮的金色的圓東西。當這個金色的圓東西捧過來的時候，別人就雙膝跪下。我呢，我想不跪也許要給人拆穿吧？所以就隨着他們跪下了。故此我也做過一次冒充吃教的呢。』她說着，便吃吃地的笑起來。那老媽子自然也和她一齊笑。

那婦人笑停了，又繼續說：『天蓬後面便是那些穿黑衣白衣藍衣灰衣的女人。我那時因為不知道，就所以問在旁一個婦人說：「這些是什麼人呀？」但我立時又懊悔起來：因為這樣一來，不是露馬脚，自認外行麼？剛才既冒充過吃教的，該冒充到底才是；如今開口一問，那婦人必知道我不是吃教的了。那末她也許會把我趕出來吧？豈知她很和善地的回答我說：「這些都是我們

教裏的姆姆。」我聽了向她笑笑，點點頭，也不再問她什麼了。過一會，我也就出來。」——「這些姆姆的後面，還有別的人麼？」——「黑簇簇的還有很多的人哩。」——「那末你爲什麼不看完了再走呢？」——「因爲時候不夠了呀。」

碰的一聲，把兩人全嚇了一跳。她倆回頭一看，原來那扇門沒有鈎上！一陣風起，便攔了過來。那婦人把手在胸口拍了幾拍後，又問老媽子說：「你家的小姐既要做尼姑去，」又改正說：「做姆姆去，爲什麼不去呀？」老媽子說：「因爲家裏少不得她。她娘說：「你去了，家裏怎麼辦呢？等幾年再說吧！」所以她還沒有去，光在家裏修罷了。」——「她唸過書麼？」——「唸過書的，文理很好呢。寫賬會寫，寫信也會寫。我的家信全是請她寫的。」——「唸過書的女子這樣規矩矩更是難得了！」——「我也是這樣想呀。我以前做過的一家東家的小姐，聽說在什麼中學裏念書，那真是一個野娘子：天天打扮得像個妖精，每禮拜必要出去看戲白相。又不時向爸媽要錢，去買花粉，買衣料，買高跟皮鞋，買開書開食。唸書倒聽說唸了五六年了，寫出來字像腳爪。我有一次要寫封家信，心想叫拆字先生去寫還得化上五六個銅子，所以就請她代寫。豈知她說：「沒有工夫，我停一會就要看戲去了。」若不是爲了省些錢，誰要叫她寫那種腳爪字的信呢？後來我是叫胡同口煙紙店裏的老闆寫的。」

兩個人這樣一談，就談上了一小時另。那婦人還想談下去，但老媽子說：『時候不早了，他們也許就快打教堂裏回來呢？』說着，就走進五號裏去了。

## 十六

好交朋友的趙天元，看見五號又有一個青年，很想和他認識認識；但苦於沒有相當的機會，因為不很容易遇到他。若說到他家裏去找他，又覺不敢；因為不知道他歡迎不歡迎？若不歡迎的話，那末貿貿然的去找他，也許會碰釘子吧？

他左想右想，想不出辦法。後來想到還是寫一封信給他吧。於是就提筆寫了一封短短的信。信裏的大意是說願意和他認識認識，交一個朋友。他寫完了那封信，叫老媽子送過去。信送去後，他又覺懊悔起來：以為自己的要求若遭到了拒絕，那不去臉嗎？但已送去了，也收不回來；且等着看，看有什麼消息？

五六分鐘後，趙天元正想下樓，忽聽得老媽子喊說：『少爺，少爺，五號裏的馮少爺來看你呢。請你下來吧！』趙天元一聽，那是多麼的喜歡，急忙的奔下樓來。因太急的緣故，在半樓梯

上一滑脚，一連滑下了三格。幸虧他脚勁好，快快站住，所以沒有滾下來。

兩人拉了手後，就坐下談起來。趙天元說：『我剛才寫了一封信給您，實在有些冒失，還請您原諒！』五號裏那個青年說：『笑話笑話。大家既住在一條胡同裏，是應該相識相識的呀。我到這裏後，沒先來拜望你，倒是你先寫信給我，我很覺抱歉呢！』——『那才是笑話哩！勞你的尊駕，親臨敝舍，一方面我覺得榮耀，一方面我確覺得非凡抱歉呢！』接着又說：『我還沒有請問過你的大名，你可以告訴我嗎？』——『小字叫澤海；水澤的澤，海洋的海。』——『喔喔，真是一個大名！』——『從你的信裏我知道你的尊號叫天元，那才是大名呀！』說完兩人都呵呵的笑起來。

談話的資料完盡了，一時也找不出別的，兩人同時把眼睛曇了幾曇；接着趙天元挖挖耳朵，馮澤海咬咬嘴唇。兩人的視線默默無言的接着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所以分離了移射到別處去。馮澤海的視線移射到了對面牆上掛的一張風景圖上去。趙天元的視線呢，移射到了自己的皮鞋尖上去。這樣大家靜默了好一會，倒是趙天元先找到了材料。於是開口說：『您在什麼學校唸書呀？』馮澤海正在發極：以為這樣悶坐下去算什麼呢？所以竭力的在腦角裏肚縫裏找材料；可是找不出什麼。如今見趙天元開口問他了，他真喜歡。因此笑着說：『我是在聖心中學裏唸書。』——『這學校是否天主教創辦的呀？』——『是的。但您在什麼學校唸書呢？』——『我在崇

「文中學唸書。可惜兩所學校的地點剛是一南一北；不然，我們每天倒可以同來同去呢。」——「是呀，我天天獨自一個上學去真覺寂寞呢！」——「我上學去倒不感寂寞：因為有三個人一塊兒走；便是二號裏的唐仁心和七號裏的楊壽年。唐仁心是和我同校的；楊壽年雖不和我們同校，但他的學校和我們的學校相距不遠，所以我們每天常是同伴同去的。」馮澤海聽了驚喜的說：「這胡同裏除了您之外，還有兩個中學生在着，我倒不知道呢！」趙天元見他這般驚喜，就笑着說：「您願意和他們會會面麼？」——「那有不願意之理呢？」——「那末請您坐一下，我去請他們上這裏來大家會會。」——「好，好！多謝多謝！」

一會兒楊壽年和唐仁心便跟着趙天元進來。經趙天元彼此介紹後，大家就坐下談起來。這次談話倒沒起什麼材料恐慌；你問我答，我答你問，可說沒有中止停頓的時候。起初大家還有一些拘束，談來有點硬蹦蹦；到末了就自然得多了。

相談了三刻左右，馮澤海便向他們告別：因為他還該上天主堂去參與下午的聖體降福禮呢。他出去後，他們三人彼此說：「馮澤海倒是一個極好的青年呢。又誠實又爽氣；學問諒來也不錯，從他的談話裏就可以知道了呀。」

那天晚飯後，楊壽年跑到了三號裏去對趙天元說：「今天晚上××電影院開映××影片，這

是XX公司最新出品，最名貴的一張片子，你去看麼？」趙天元說：「反正今天晚上沒有什麼事去看看也好。」楊壽年說：「不知道唐仁心去不去？」趙天元說：「唐仁心是電影迷，那有不去之理？」於是兩人齊去邀約唐仁心，唐仁心果然一口答應。並說：「我正想來約你們呢。」

三個人約齊後，趙天元說：「今天我們既和五號裏的馮澤海訂了交，那末也應該叫他一齊去；不用叫他自己化錢，我們三人合夥請他一次，表表一點意思，你們贊成嗎？」唐楊兩人自然贊成，所以就一齊到五號的門口來。到了門口，趙天元便提高了嗓子喊說：「馮澤海，馮澤海，請下來一次！」過一會，馮澤海便下來了，笑着問他們叫自己有什麼事？趙天元說：「今晚XX電影院開映一張新片子，我們打算去飽一下眼福，您願意和我們一塊兒去嗎？」馮澤海一聽這話，方才的笑容立刻收斂了。但一會兒笑容又重現；可是這重現的笑容是一種極不自然的笑容了。他遲疑了一下說：「很對您們不住，今晚我不能奉陪您們同去。」唐仁心搶着說：「您難道有什麼事吧？」馮澤海紅了一紅臉說：「我還有些功課該做。」楊壽年聽了也插進來說：「這未免太用功些了吧？當知道太用功也要傷身子的呀！在星期日的晚上不出去玩玩，還有什麼機會呢？」馮澤海也不直接答應他的話，祇對着他們連說：「請原諒，請原諒！今晚我不能奉陪。」他們見他執意不肯同去，也就向他道着再會走出胡同去了。

姜老頭見他們出去後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『現在的學生們真要命！四書不去唸唸熟，祇上外邊兒去瞎跑，想來跑的不是好路道吧？我看五號裏的一個倒沒和他們一齊出去，那才是好學生呀。將來狀元一定是他中的吧？』

## 十七

馮家的兩個孩子，起初幾天打學校裏回來後，就不再出來。後來也漸漸在門口站站或坐坐。末了也和別的孩子們相熟了。

男孩子們放學回來，便到五號的門口去喊說：『馮澤泉，馮澤泉，出來玩玩吧！』澤泉就出來和他們相玩。玩的是什麼搶四角，藏銀子，捉強盜，造房子等的遊戲。

有一次，他們發起來一次田徑對抗。但上次踢足球時算作李義臣的那個孩子說：『我不加入：因為也許又要像上次踢足球時那麼的噪鬧鬧；這是多麼的不開心，多麼的沒意思呢？』上次算作孫錦順的那個孩子說：『叫馮澤泉做頭腦，一切由他分派，大家都該服從，不許反對。這樣就不會爭鬧了。』這提議，衆人全拍手贊成。澤泉却紅着臉說：『我對運動是外行的，叫我分派



那更是担任不了。」說着轉身便逃。但別人那裏容他逃呢？所以又把他拖了轉來。他見他們一定要叫自己分派，就說：『好好好，我來替你們分派；可是比賽的是那幾種節目呢？先該說定，我才能分派呀。』他們聽了又是意見紛紛：有的說比賽那幾樣，有的說比賽這幾樣。澤泉見他們這般鬧着，就說：『你們別鬧了。乾脆的比四樣吧：便是賽跑，跳高，跳遠，撐高。』大家說好的好的。於是開始分隊：一隊稱爲紅隊，一隊稱爲白隊。忽然上次算作徐亨的那個孩子又提議說：『前次踢足球時各人有各人的名稱，這次也該有一個名稱才是呀。反正馮澤泉會替我們分派的，想來不致再會引起爭鬧的吧？』這提議大家也贊成。

不一會，一切已經分派好。比賽的節目是賽跑，跳高，跳遠，撐高。職員：評判員，（前曹秋亭。）記分員，（前周賢言。）發號員，（馮澤泉。）紅隊：王禾，（前乙隊隊長。）郝春德，（前李天生。）許文奎，（前徐亨。）劉長春，（前李義臣。）白隊：符保盧，（前甲隊隊長。）王季淮，（前譚江柏。）羅斗文，（前萬象華。）黃飛龍，（前孫錦順。）

田徑對抗開始了，胡同裏又充滿了笑聲喊聲。那個黃飛龍更開心得畢剝畢剝的跳。

最先舉行的是四十市尺的賽跑。（因爲胡同的長度光這一點。）參加的一共是四個人：紅隊裏兩個，白隊裏兩個。紅隊裏便是劉長春和郝春德；白隊裏是黃飛龍和王季淮。

發號員馮澤泉喊說：『就位！』四個選手便各到指定的位置去站住。他又喊『預備！』四個人便將兩手撐在地上，一隻腳在前，一隻腳在後，裝成一個半伏半跪式。四個人專等一聲號令，便衝跑出去。尤其是劉長春和王季淮兩個人，把氣屏得鼓鼓足，把嘴閉得腦腦緊，眼睛注視着對面終點，連雲也不霎一霎。

澤泉剛喊了一個「一」字，那王季淮便來不及似的衝了出去，引得其餘的人哈哈大笑。王季淮祇得漲紅了臉再回來。

『一——二——三！』那個「三」字經澤泉有力而急迫地的喊出後，四個健兒便發腳向終點跑去。奔跑的姿勢要算郝春德最好：挺着胸膛，擎着雙手，步子也跨得很有樣。最難看的是王季淮，將自己開花的頭翹得半天高，兩隻手直僵僵的好如兩條木棒。最滑稽的是黃飛龍：因為他又胖又矮，所以看過去不像跑，却像滾；又那麼一歪一歪的，好如一隻逃命的老鴨。

四十市尺的距離，自然一霎時便跑到。評判員喊說：『郝春德第一，劉長春第二，王季淮第三，黃飛龍從下面數上來第一！』這一說，又引得衆人大笑。但黃飛龍聽了却不高興，對評判員白白眼睛。

第一第二名既是紅隊裏的人，那末是紅隊勝了。所以紅隊那面便起了一陣劈劈拍拍的掌聲。

。他們拍呀拍的，一直拍到第二節目開始時才停止。

第二節目是跳高。可是發生了困難：因為沒有跳高的架子呀。末了，想到還是叫兩人把竹竿提着吧。於是叫黃飛龍和王季淮提着。

參加這次比賽的也是四個人：紅隊裏是王禾，許文奎。白隊裏是符保盧，羅斗文。

羅斗文記得運動員們在跳高或賽跑前，都把一種什麼油在腿彎處盡力的擦着。所以他也想在腿彎處擦些油，這樣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績。但那裏去辦這種油呢？他想了一會說：『喔，有了，用唾沫也是一樣的。我常見那些農夫或工人在拿起傢伙工作之前，都在手心上唾些唾沫；可知唾沫必有活血舒筋的功効呢。』接着他便吓的一聲，唾了一大口的唾沫在手心上，然後在腿彎處盡力的擦着。符保盧見了便問他說：『你在用什麼油擦腿呀？』羅斗文說：『我用的是最上等的天然油。』——『喔，天然油？是那裏買來的呢？』——『是我自己製造的。』——『既是自己製造的，怎麼又說是天然油呢？』——『就是這點稀奇呀！』——『有顏色的麼？』——『沒有顏色的，是純白的。』——『有臭氣麼？』——『倒很香哩！一些兒也沒有臭氣的。』——『靈驗不靈驗呢？』——『怎麼會不靈驗呢！』——『那末你可以給我一些麼？』——『可以的。你伸出手來，我就給你。』符保盧便老實地的伸出手去，他想羅斗文必有什麼油罐油瓶帶在身邊。豈

知羅斗文把他的手拉住了，就吓的一聲，將一大口的唾沫睡在他的手心裏。這弄得符保盧大叫：「羅斗文笑着說：『這便是我自己製造的天然油。我擦在腿上的也是這一種呀。』」符保盧蹙着眉頭擦着嘴巴說：「若說這便是天然擦腿油，那末我自己也有，何必要你的呢？」——「噢，是你自己向我要的呀。我又沒有硬送給你過。」符保盧心想：再說下去也許會鬧起來！若鬧了起來，那運動會不是開不成了嗎？所以他也不再說什麼，便去拾了一塊碎紙把唾沫擦了。擦完後，把子移近鼻子一嗅，手心上還存留着有一股猛烈的腥臭氣，以致胃囊一抬，幾乎嘔了出來。

黃飛龍乘別人不注意的時候，走到王季淮身邊，和他咬了一下耳朵。王季淮把頭點點，表示知道了。

高度由澤泉規定好，比賽便開始；紅隊裏的王禾先跳。黃飛龍就和王季淮雲雲眼睛。王季淮也還雲了幾下。

王禾大踏步的奔過來了；快奔到竹竿旁，他便縱身一躍。提竹竿的兩個人却把竹竿往上一抬，竹竿就被觸落地。王禾弄得莫名其妙。心想，怎的會踢着竹竿呢？於是再跳，又是一樣的把竹竿踢落在地。他恨極了，把雙腳伸曲了幾下，然後咬緊牙齒再跳；可是依舊是一個跳不過。規定

每人跳三次，他既三次跳不過，就算失敗。所以他垂頭喪氣的走到旁邊去休息，腦子裏還是充滿着問號！但提竿的兩個人却脞着嘴在偷笑。

第二是符保盧跳。他七衝八跌的奔過去，將奔到的時候，又遲疑了一下才跳起來。可是並沒有着觸竹竿，安然的跳了過去。原來提竿的兩人當他跳來的時候，把竹竿往下一低，那末自然不會觸竿了。第二次第三次也是這樣。這不但符保盧自己莫名其妙，別人也是稀奇萬分；可是提竿的兩人又在肚裏竊笑。

此後是臨到許文奎跳了。他瘦長的身子，細細的脚骨，爲跳高是再相宜不過的。別人想他一定跳得過，他自己也一定跳得過。所以一攢一攢的奔過去，將到竿旁，突的一躍，來了一個一字式的臥跳；豈知又觸了竹竿。以後接連的兩次全是這樣，氣得許文奎把脚直蹬。但提竿的兩人心裏在說：『誰叫你不和我們同隊呀？若和我們同隊，當你跳過來的時候，自然不會把竹竿提高。』

最末跳的是羅斗文。他臨躍前，再把天然油在腿上盡力的擦了一下；然後屏着氣，閉緊了嘴急急的衝跑過來。豈知跑到竹竿邊，把手在胸口上拍了兩拍又退了回去。同時屏着的一股氣也響的一聲透散了出來。第二次跑到竹竿邊也是同樣的不敢跳，所以又退了回去。最末一次了，他手

是把拳頭捏捏緊，表示這次決意要跳過去。那面兩個提竿的人，心裏也在說：『你祇管跳過來是了，我們會幫你忙的呀。』他蹬了一下脚，便開始衝過去。別人想他這次也許跳得過。豈知跑到那面，不但沒有跳起來，反打竹竿下面鑽了過去。這弄得那兩個人要幫忙也無從幫忙。符保盧見了輕聲的說：『擦去了許多的臭唾沫，還是一個跳不過。』

當羅斗文打竹竿下面鑽過去的時候，別人自然大笑。但黃飛龍和王季淮却對羅斗文白白眼睛，怪他的不跳起來，反打下面鑽過去。這可不能怪他：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這種作弊的計劃呀。但所以會發生弊端，全是澤泉派人方面的缺失：因為黃飛龍和王季淮是同隊的呀。若紅隊裏一個，白隊裏一個，那末要作弊也難以作弊了。但澤泉怎的會派兩個同隊的人提竿呢？全是因為誠實的緣故。他自己對任何事也不肯作弊；於是想別人也不會作弊。那裏知道黃王兩個人一些不誠實，竟然串通了作起弊來。這事幸虧沒被別的孩子覺察，不然包會被他們打上一頓呢。

後來剛要舉行跳遠的時候，各宅裏又透出吃夜飯吃夜飯的喊聲；於是祇得中止比賽，大家回去吃夜飯。

## 十八

那些女孩子每放了學回家，也走到五號的門口喊着說：『馮愛貞，馮愛貞，出來玩玩吧！』馮愛貞也就出來和他們相玩。或是拍拍皮球，或是踢踢毽子。但一些男孩子野頭野腦，往往弄得她們玩不成。所以她們多次就集合在×一個女孩子家裏玩，有時就集合在馮家玩。

女孩子的性情究竟比男孩子靜得多，沒有男孩子那般的好動。所以她們集合了，雖說是爲玩戲，但還是大家談談的次數較多。況她們的舌頭生來是能說會道的：彼此相遇了，不必愁沒話講，更不必愁找不到材料。

有一次她們又集合在一齊，起初拉雜的談談，末了談到了各人的學校方面去。馮愛貞說：『我們的學校房子真高大，光線也充足。裏面的設備也完全；運動場更是大的像跑馬廳。教師們教導學生也非常認真，規則更萬分的嚴禁。』×一個女孩子說：『我們的學校剛和你們的學校相反：房子小得像兔子籠，像鷄鴨間；但雖是這麼小的房子，却又盡量的收學生；弄得學校裏軋足軋足，幾乎透不過氣來。至於光線更談不上了：大日頭天還是暗沈沈的；若遇到那種不陰不陽的怪天，那就糟糕了，課室裏暗得連書上的字也看不出。講到設備，真要氣煞人，竟然什麼也沒有。每學期總要向各學生徵收什麼建築費，設備費，可是什麼也沒建築過，什麼也沒有設備過。至於運動場也小得像塊豆腐乾；那麼些的人擠在一塊兒，真像螺螄壳裏做道場。此外論到規則，更

是虛文章：任便大家爭噪胡鬧；尤其是幾個大來頭闊老闆們的孩子，更是無法無天。校長和教師們却裝作沒聽見沒看見；想來校長和教師們對這幾個孩子不很歡喜吧？豈知喜歡得像自己的親女兒一般。愛貞姐，你想腐敗不腐敗？說到教導學生，更是馬馬虎虎，一些兒不認真。『愛貞聽了說：『那末你到我們的學校裏去唸書好啦。』那女孩子說：『是呀，我也想到你們那隻學校裏去唸書呢！但你們的學校是天主教創辦的，我們不奉教的學生不知道收不收？』愛貞說：『收的收的。』那女孩子聽說不奉教的學生也收的，喜歡的了不得；所以拉拉愛貞的手說：『下學期我準上你們的學校去唸書。』其餘的幾個女孩子聽了說：『索性我們都上愛貞姊那隻學校去吧！這樣大家在一個胡同裏住，也在同個學校裏唸書，那是多麼的有意思呢？』愛貞聽了拍拍手說：『那再好沒有了，那再好沒有了！』』

## 十九

×一個星期六的一個晚上，趙唐楊三個人又合夥邀約馮澤海去看電影。但他仍是婉言的謝却了。到了星期日的晚上，他們又邀約他去看平劇；他更是左推右辭的不肯去。他們三人心裏確有



些不高興了。心急易怒的唐仁心，竟然洗着臉對澤海說：『這也未免太不識抬舉了！你究竟爲了什麼呀？難道看不起我們嗎？不願意和我們交朋友嗎？若真的看不起我們，不願意和我們交朋友，也可以乾脆的說一句；那末我們再也不會來打擾你了！』澤海聽了唐仁心那一番話，紅潤的臉色，立時轉成了青白，下巴一抖一抖的竟說不出話來。趙天元一看情形不對，就對他說：『你不去也沒關係，請進裏面去吧！』說着就拉了唐楊兩人匆匆的走出胡同去。澤海呢，還呆呆的在門口，站了好一會，才歎氣走進屋裏去。

星期一的下午，趙天元回到家裏，老媽子便對他說：『你房裏有一封信呢，是馮家的老媽子拿過來的。』他聽了急忙的走到自己房裏去，果然在書案上有一封信。他來不及似的拆開來唸，信裏是這樣的寫着：——

天元，仁心，壽年，三位好友：

承您們多次相邀，我實是感激萬分！但迂悖的我，沒有領受您們的盛意，致使您們感到不樂，我真覺得非常的抱歉呢！

唐君說我不識抬舉，我也樂受。因爲我確是有些不識抬舉。至於說我看不起您們，不願和您們交朋友，那我絕對否認。因爲我非常的高看您們，尊重您們；和您們相交，惟恐不密

，那有却辭的道理呢？但我所以不敢領受您的盛意，也有我的苦衷！現在不妨向您們直說吧。省得您們悶在葫蘆裏，不知道我究竟是爲了什麼辭却您的邀約。

我已立意不看平劇，更不看電影。因爲目下流行的平劇和電影，可說是麻醉人心的毒品，敗壞意志的腐劑！幾多的青年已給牠們殘傷了；如今還繼續着在殘傷無量數的青年，將來更不知有幾多的青年要受牠們的殘傷！我既無力摧敗牠們，消毀牠們；那末祇有避之遠之，不使牠們的魔爪抓到我的身上。

請問目下各戲院裏所演出的平劇和開映的電影，那一種能越出那毒淫惡的範圍！尤其是電影，更覺醜陋透頂，猥褻不堪！所以害人也更深更烈！可是一般青年對牠反更愛好，那不是至可痛惜的事嗎？

也許您們要反對說：『好的電影也不是沒有。至于平劇更沒有什麼不好了。』我說：在千百部的電影裏也許有一二部是好的。但這一二部較好的電影，何能撲滅那千百部惡劣電影的毒效呢！說到平劇，表演忠義貞節的歷史故事的雖也有，但表演荒誕不經的神仙傳和淫穢豔情的傳奇戲的却居大多數。即使表演的是純正的歷史戲，但總不外乎是一種聲色呀！那末青年對牠有了愛好，能不受影響麼？

我現在既澈底的向您們聲明了，想您們也必會深深的原諒我的吧！敬祝

安康！

弟馮澤海書于星期晚燈下。

趙天元唸完了這封信，深爲感歎！覺得馮澤海確是一位純潔高尚的青年，斷不是自己和唐楊二人所能及的。他思索了一會，就叫老媽子去請唐楊兩人來家。

一會兒唐楊兩人便急急的來了，問他有什麼事？他就把那封信交給他倆。他倆忙把信共同的唸了一遍。唸完後，楊壽年倒也不過如此；唐仁心却呆住了。過了好一會，他抓抓頭皮問趙天元說：『對這事怎麼辦呢？』趙天元說：『你那時也真太鹵莽太火旺一點！言下一些也不留情，就把他開消掉。如今我想除了向他道歉認罪外，沒有第二辦法吧？』楊壽年說：『我也想也祇有這個辦法。』唐仁心說：『那末去請他到這裏來，還是我上他家去呢？』趙天元想了一下說：『還是去請他到這裏來更好。』說着，便出去請馮澤海。唐仁心又抓着頭皮，在思量停一會澤海來了跟他怎麼說。

不多時，趙天元陪着馮澤海來了。唐仁心就紅着臉，也可說青着臉，更好說青紅着臉的走上前去，伸出手和澤海拉了拉。同時並說：『昨晚的事請您寬恕，請您原諒！』這時澤海的臉上也呈現了各種顏色，而且眼圈也開始紅潤了，戰抖着而又極勉強的說：『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！』

趙天元一看這情形，就打渾說：「大家請坐坐，喝杯茶，並吃些東西。因為昨天一個親戚剛送來了一籃白沙枇杷和一盒紹興香糕。」說着，就去拿了出來。大家倒也不客氣，就隨意的拿着吃。以後彼此又拉雜的談談，談到興盡才散。

從這次的事發生後，他們三人好久沒上戲院去過。因為知道看平劇看電影，確是有害而無益的；消耗精神，也消耗時間。況看了平劇或電影後的第二天，讀書保讀不成；迷迷糊糊，似乎自己還在戲院裏一般；腦子裏還充塞着昨天所看的平劇或電影。所以聽的講，唸的書，再也盛放不進去了；一空下來，還會瘋瘋顛顛的舞起來或哼起來。

可是他們缺乏堅決的意志，沒有持久的恆心，所以過了一些時候，戲癮又發作了。覺得眼睛和腳底都有些癢起來。尤其是唐仁心，好如雅片鬼沒吸雅片似的難過。於是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，大家又相約着去跑戲院；不過次數沒有以前那麼多。他們又深怕給澤海知道，所以往往是偷偷摸摸不聲不响的溜出胡同去。

## 二十

六號裏的婦人吃完了早飯，把吃剩的半碗稀飯拿到天井裏去，然後尖着嘴，嚙嚙嚙的嚙了幾聲，就見幾隻公雞和母雞飛跑過來。她隨即把那半碗稀飯拍的一聲倒在地上，那些雞便伸長了頭頸爭着吃起來。她見那些雞比以前肥大得多了，所以臉上浮現了一陣微笑。但剛過了一會，臉上又突然現出了驚奇之色。她，一二三四……的數了兩遍，便喊說：『怎的雞會少了一隻呢？』於是又向四周嚙嚙的嚙了一會，也不見有雞出來。她就去問老媽子，又去問孩子；但都說不知道。她又叫大家在各處搜尋。搜尋了好一會，也沒有搜尋着。她也許跑到別家去了吧？所以叫老媽子到各處去詢問。可是他們都說沒有雞進來過。又去問姜老頭子，也說不見有雞出胡同去。

那婦人是心量極小而又好猜忌的。所以丟了一隻雞，心痛的了不得。她以為這一隻雞必不會飛上天去，也不會鑽下地去，定是跑到別家去了。那些婦人貪小的居多，看見有雞上門來，還會不捉來殺了吃嗎？反正也沒有誰看見，吃了，完了，有誰知道？老媽子去問她們，她們那裏肯老實說有雞跑進來過？她越想越對，越想越是，所以氣得了不得。但因沒有證據，又不敢發作，所以祇悶在心裏不說什麼。

那天下午五號裏的澤泉，笑嘻嘻的拿着一塊黑色的東西在吃着。另一個孩子見了，問他在吃什麼？他說：『是雞脆乾。』孩子說：『是向舖子裏買來的麼？』——『不，是媽媽自己做的。』

因為我們今天殺了一隻鷄，媽媽把鷄肫留出來做鷄肫乾；一共兩半斤，姊姊半斤，我半斤。」接着又咬了些，並說：「鷄肫乾真鮮極啦。」

那個孩子便是踢足球時的癩痢頭譚江柏，他聽得鷄肫乾那麼鮮，就對澤泉說：「給我吃一點行嗎。」澤泉笑着說：「你吃不得的：因為這東西太鮮了，吃了要脫頭髮的。你的頭髮已經不多；若再吃了鷄肫乾，不是要脫得一根不剩嗎？」那個孩子說：「不要緊的；反正我的頭髮也不多，脫了讓牠脫吧。這樣鮮的鷄肫乾是不能不吃的。」澤泉見他這樣嘴饞，連脫頭髮也不管了，不禁哈哈的笑起來。笑了一下，就拿出小刀來，割了一小方給他。他拿着用前牙咬一點嚐嚐，便喊說：「倒是真鮮呀，那末脫頭髮也是值得的。」

澤泉和譚江柏的談話，却給六號裏的孩子聽見了。（那孩子便是小胖子孫錦順）他急忙進去告訴自己的娘說：「媽媽，五號裏的澤泉在吃鷄肫乾呢；還和癩痢頭說：他的娘今天殺了一隻鷄，留出鷄肫來做鷄肫乾給他吃。」那婦人聽了說：「這定是我們走失的那隻鷄呀。」老媽子聽見了也插進來說：「今天我看見五號裏的老媽子去倒畚斗，畚斗裏面有許多的鷄毛呢。」那婦人聽了說：「這更對了，一定是我們那一隻鷄跑到五號裏去，五號裏的婦人就捉來殺着吃了，還把鷄肫留出來給自己的兒子做什麼斷命的鷄肫乾吃。」說着，氣虎虎的跑出門口去，也不指姓道名，

不明不白的罵起來。她這樣的罵着說：『不要臉，不要臉，真不要臉，一輩子沒吃過鷄嗎？真的要吃鷄，也該自己化錢去買一隻，把人家的鷄殺來吃不去臉嗎？這種鷄吃了下去，不但不會做肉，還會爛肚腸哩！更把鷄肫挖了出來給孩子做什麼鷄肫乾吃，孩子吃了這樣的鷄肫乾，準會短命死的哩！』末了，又不要臉，不要臉的罵個不息。

各宅裏的人聽了那婦人的罵聲，都在想，誰把六號裏的鷄殺來吃了呢？但他們都知道六號裏的婦人是相當的厲害，所以誰也不願出來管這閒事。

五號裏的馮老太太和馮太太，因親戚家有喪事，唸經通功去了。光馮小姐在着。她起初聽得六號裏的婦人在大罵，也不知道是罵誰。後來聽得她罵什麼做鷄肫乾給孩子吃，才疑心到恐怕是在罵自己的娘。同時老媽子也跑上樓來說：『小姐，六號裏那婦人在罵我們呢。』馮小姐心想：真要命：奶奶和媽媽又出去了，這事怎麼好呢？老媽子又接着說：『老太太和太太既不在，還是你下去和她說說清楚。因為讓她在門口那樣大叫大罵，也不成事體呀。』馮小姐聽了，也覺不錯，於是去束上了一條黑裙子，硬着頭皮跟了老媽子走下樓來。

各宅裏的婦人起初不願出來管閒事，但末了也坐不住了，所以先後的出來想探聽探聽事情究竟是什麼。她們見那婦人似乎是在罵五號裏的人，所以各人都安了心；知道自己是局外人，那末

靜心地的站在一旁看這事的究竟吧。

五號的門開了，馮小姐紅着臉走到門口便站住。那婦人一見馮小姐出來了，有意的把頭旋到另一方面去，嘴裏還是不息的罵着。馮小姐軟聲的說：『黃家太太，你是罵我們嗎？』那婦人仍沒把頭旋過來，祇惡狠狠的答說：『我是罵偷鷄吃的人家！』——『看樣子你是在罵我們呢？』——『什麼看樣子不看樣子，偷了別人的鷄自己會不知道的嗎？』——『我們沒偷過你們的鷄呀。』——『偷鷄的人那裏肯說自己偷過鷄？』馮小姐見那婦人這般的凶狠無理，知道和她說下去也是白費唇舌，白費時間的；況同時看見旁邊又站了那末些的人，更覺有些害羞起來，所以也不再說什麼便回身進去了。

那婦人以爲罵得也夠了，況也有些感到累，所以也就回身進去。馮家的老媽子和兩個孩子還在胡同裏站着。別宅裏的幾個婦人也還沒進去。那些婦人剛想問馮家的老媽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忽的馮家的婆媳倆匆匆的打外面進來了。兩個孩子就迎上去叫奶奶和媽媽。老媽子也過去把馮太太手裏的一個小包兒拿過來。快走到門口，老媽子便對馮太太說：『剛才六號裏少了一隻鷄，硬說是我們偷殺的，竟在我們的門口大罵一場呢！』馮太太說：『給別人罵兩聲有什麼關係呀？』——『太太，不光是兩聲，罵了千聲萬聲呢！』——『也沒關係！』這時馮老太太也插進來說



：『罵罵又不痛不癢的，讓別人罵吧。』但澤泉又哭喪着臉說：『那婦人罵我吃了雞肫乾準會短命死的！』馮太太說：『那更不要緊了，長命短命豈是在她口裏的嗎？』說着大家就進去了。別宅裏的婦人彼此說：『天主教裏的婦人怎的連火氣都沒有了呢？』其中有一個却說：『恐怕他們真的偷過六號裏的雞吧？不然，怎肯給人家罵呢？』另一個却反對說：『這樣規矩的人家，豈會作這種偷雞的事麼？』其餘的婦人也說：『五號裏不見得會偷雞吧！』

六號裏那個婦人當馮老太太和馮太太進來的時候，她在自己的大門內偷聽着。若聽得她們不服氣，準備再出去大罵她們一頓。但後來聽得她們却是那般說法，心裏不免有些稀奇。她想天主教裏的婦人忍耐工夫倒是不錯呀。但忽又轉想說：『那裏是忍耐工夫？因為真的偷過雞，所以說話說不響了；不然，那裏會有這樣好的人呢？若真的沒有偷過，我說她們偷過，她們會不向我拼命的嗎？剛才那個「小娘子」出來，臉孔漲得血血紅，那就是偷過雞的憑據。至于那個老媽子，也真瞎起勁：當那老婆子和賊婆子回來的時候，便來不及似的向她們告訴。想來她在那隻雞上也吃着過一隻什麼雞腳爪吧；不然，會這般起勁，這般出力的呀？』

姜老頭子剛從外面進來，三號裏的老媽子就去喊他說：『你昨天剛通過的陰溝，怎的今天又不會漏水了呢？』姜老頭說：『一定又是你們把什麼東西塞了進去。』但忽又想到說：『我昨天

把陰溝通好後，一時忘了把蓋蓋上；到傍晚我才想到。也許就在那時有什麼東西丟了進去吧？」老媽子說：「知道是你自己記性不濟，沒把蓋蓋上，以致什麼東西丟了進去，還說我們塞進了什麼東西去。」姜老頭說：「別多說了，我們一齊去看看究竟爲什麼陰溝又會塞住了。」一些孩子聽得通陰溝，也一齊去看。姜老頭用鐵鈎把蓋搗開後，就喊着說：「果然有一大團的東西呢。」別人聽了，也一齊向下張看，果見有一團東西塞着。有的說是死狗，有的說是死貓。姜老頭對三號裏的老媽子說：「你去拿一柄火鉗來。」過一會，火鉗拿來了。姜老頭就伸下火鉗去，把那團東西拊出來。他拿近些看了看說：「還是一隻鷄呢！」別人看了也說：「確是一隻鷄呀。」三號的老媽子說：「六號裏少了一隻鷄，也許就是這隻吧？還說五號裏偷了他們的鷄。」於是就去告訴六號裏的老媽子。六號裏的老媽子跟着出來看了一眼，便快快進去告訴那婦人。那婦人和小胖子也急急的出來。但她看了看，還似乎不很相信，以爲或許是別家的鷄。所以叫老媽子去提一桶水來，把鷄身上的污泥沖了去；再仔細的一看，果然是自己所少的那一隻鷄。於是她把舌頭伸伸。小胖子也把舌頭伸伸。那老媽子把舌頭伸伸不夠，還滾了兩滾。

不一會，這件事已傳遍了各宅。他們對五號裏的人，不禁起了深深的欽佩：以爲這般有忍德的人家倒是少有的呢！

## 一 十 一

一號裏那個婦人對四鄰倒還好；但對自己的婆却凶得了不得。那個婆呢，也是相當的厲害，所以兩個人爲芝麻般的小事也會鬧起來。鬧起來真有些嚇人相，彼此放開喉嚨的惡罵。一個罵她賤東西，一個罵她老勿死；一個罵她狐狸精，一個罵她老妖怪。一個拍桌子，一個也拍桌子；一個摔東西，一個也摔東西；一個蹬脚，一個也蹬脚。鬧到末了，一個眼淚鼻涕的大哭，一個也眼淚鼻涕的大哭。她倆每爭鬧一次，却晦氣了那個男的。因爲他一到家，婆媳倆就爭着向他告訴。婆有婆理，媳有媳理，不知叫他怎麼斷。安慰了老娘，妻動氣；安慰了妻子，娘發火。倆人又常把他拉來拉去。有一次，竟發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：就是×一天，婆媳又爭鬧過，倆人都巴巴的等着他回來。不多一會，他果然搖搖擺擺的回來了。走進屋裏，剛把長衫脫下，她倆便過來向她訴理。接着又開始把他拉來拉去。來去不過拉了四五拉吧，祇聽得嘶嘶兩聲，兩隻短衫袖子竟然齊肩膀處被撕了下來。所以一件短衫立時變成了背心。婆媳倆各提了一隻撕下來的袖子站在兩旁。他呢，穿了那件撕成的背心站在中間，三個人各呆上了好幾分鐘呢。

婦人是受不得氣的；一受了些氣，就要到這家到那家去訴苦。有一次，一號裏的婦人自己的婆爭鬧後，便走到五號裏來。她以前是常到別家去的；但別人也沒有好話給她聽，所以她這次走到五號裏來。她以為五號裏的人對自己或許會表示同情吧？

那婦人走到馮家，馮太太剛在客堂裏，就很客氣的請她坐。她坐下後，正想開口講自己的婆怎麼壞，馮老太太却也出來了，見了她便笑着說：『原來是一號裏的嫂子，難得您上我家來的。』她也站起來說：『老太太，您叫我嫂子，不罪過麼？我今天因為沒有事，上這裏來玩玩。』這時馮太太也站起來把自己的橙子讓給馮老太太坐，又去倒了兩杯茶：一杯給客人，一杯給馮老太太。馮老太太說：『你自己呢？』她說：『我不渴。』馮老太太說：『我也不渴。你喝吧。』她們婆媳倆這樣客客氣氣，使那婦人非常驚奇。她以為別人的婆媳竟然這般相親和愛；自己却和婆婆那般的過不來，幾乎每天必要爭鬧一次。她想到這裏，不禁起了一陣深深的慚愧。

三個人坐着談了一會，馮老太太想着吃旱煙了，就喊說：『老媽子，把我的旱煙管拿來。』馮太太一聽，急忙站起來去拿旱煙管。馮老太太說：『你坐着，叫老媽子來拿好啦。』但馮太太已去拿了過來；把煙裝上了，還替她擦洋火。等老媽子打廚房裏趕出來，馮老太太已開始在吸着了。所以馮老太太對老媽子說：『沒有什麼了，你祇管做你的事去吧！』那婦人看了這一幕，心

裏更覺慚愧，同時也覺非常感動；以致肚裏預備好的一篇婆婆萬惡論，也無意再開口，也可說是不敢再開口。所以約摸又坐了幾分鐘便告辭出來了。

那老婆子知道自己的媳婦會到五號裏去過，心想這還了得，那賤東西一定把我說得凶惡透頂。那末五號裏的人聽了她的單邊話，將來準會把我看作眼中釘。我該過去和他們說一個明白。所以第二天也一拐一拐的拐到五號裏去。一進門，就使她非常希奇：因為馮老太太剛替馮太太在梳頭呢。馮家婆媳倆見她來了，也很客氣的接待她。她心想：還好還好，她們還沒有中那賤東西的計；不然，她們還會這般客氣的待我麼？

她坐下後，便笑着說：『您們怎的這般儉省呢？連梳頭的媽子也不雇一個？』馮老太太說：『雇梳頭的媽子也很麻煩，所以我們就調換着彼此梳梳。』她聽了，更覺稀奇。以為她倆不是婆媳，簡直像母女，像姊妹呢。她倆竟這般的相親，我和那賤東西怎的竟像鼠兒貓兒般的和合不來呢？

大家又談了一會，馮小姐也下樓來了。喊了她一聲婆婆後，便對馮老太太說：『奶奶，剛才的請帖是徐家送來的，請奶奶和媽媽一塊兒去吃飯。』馮老太太問馮太太說：『你去嗎？』她說：『我不打算去。婆婆你一個人去吧！』馮老太太說：『你不去，我也不去。因為光一個人去，

沒有什麼意思。』馮太太說：『那末我就陪婆婆一塊兒去吧。』那老婆子聽了這些話，心裏越發稀奇。怎的婆婆倆親密到這般地步呢？倆人好如離不開似的。我和我的媳婦剛一反：不見面便罷，一見面便會鬧起來。

她又坐了一會，也便告辭出來。心裏所預擬的一篇媳婦干罪論，也自然沒有發表過。

此後一號裏婆婆倆爭鬧的次數就減少得多。即使鬧起來，也沒有以前那般的激烈凶狠；而且時間不長，大家爭罵了幾句便即停止。至于那個男人，想來也不會再給她倆拉來拉去了吧？即使又被她倆拉來拉去，也一定不會再像前一般的竟然會把短衫拉成背心呢！

## 二十一

馮家隔壁的趙先生，最愛聽無線電裏所播送的平劇。但自己却沒備收音機；所以每當別家開着的時候，他便豎起耳朵的靜聽着，或嘻皮笑臉的上別家去揩油。

馮家雖也不時開着收音機，但趙先生却不愛聽。因為馮家所收聽的，往往是一些什麼平淡的時事新聞，和一些枯燥的學術常識；因此他始終沒上馮家去過。

趙先生起初幾次上別家去聽，別人倒還歡迎。後來次數多了，別人就有些不高興，就覺有些討厭。但他却不注意，還是照舊去聽。有時走到別家去，見他們沒開收音機，他就催着說：『你們怎的不開收音機呢？快開吧！』別人覺得不開給他聽也有些難爲情，所以就開亮了唱給他聽。但心裏却在罵他刮皮老，壽頭，阿木林！別人心裏在罵他，他那裏知道？還想別人很歡迎他哩。所以到末了，竟然天上別家去。一坐下聽了，必要聽一個足夠才肯走。別人心想：這樣下去電費倒担負不起。於是想出了一個辦法，就是當他來的時候便搶着說：『那隻收音機真是滑頭貨，用了這些日子便損壞啦！要去修理一下才能用哩。』他聽了搖着頭說：『你們怎的會去買那種滑頭貨呢？想來是貪便宜吧？這真所謂「貪賤買老牛，一年倒兩頭」了。現在既然已經損壞，那末快去修理修理吧！』說着，便出來。那家的人等他走出大門後，就輕輕的罵着說：『像煞應該開給他聽似的，還叫我們快些去修理。這般不識相的壽頭，倒是一輩子也沒見過呀！』

那家自從說收音機損壞後，以致自己也不敢開聽。因爲這樣一來，西洋鏡不是要拆穿了麼？

不識相的趙先生，等得不耐煩了，頻頻的去詢問他們收音機修好了沒有？他們總說：『還沒有拿去修理過。』

過幾天，他又上那家去詢問。他們還說沒去修理過。他說：『我替你們拿到××電台修理部去修理好嗎？』他們說：『我們自己會拿去叫別人修理的，不敢費你的心。』他說：『那修理部的主任和我是老朋友；所以我拿去修理，必能便宜些。』他們說：『我們也有認識的人，還可免費修理呢。』他說：『那末你們爲什麼不拿去修理呢？』這一問倒有些厲害，以至他們一時找不出對答的話。過了好一會才說：『我們這幾天也沒想到收聽無線電，所以也懶得拿去修理。』他聽了，獻勤的說：『那末我替你們拿到你們所認識的那個人地方去修理好嗎？』他們見他壽到這般地步，索性不響了。他坐了一會，覺着沒味，也就出來。

那家一連十來天沒開過無線電，實在有些忍熬不住了。於是又開亮了，大家圍坐着靜聽。趙先生一聽得那家又在開唱無線電了，連忙趕過去。一踏進門，就高聲的說：『原來你們的無線電已經修好了，怎的不來告訴我一聲呢？』他們却不答理他。他又接着問說：『據修理的人說是那一部份損壞了呀？』他們仍是不答理他。他心想：現在他們正一心的對着無線電，也許沒聽到我的話，那末我也不必打擾他們，還是靜聽一會再說吧。於是坐下了，側着耳朵，翹着腳，開始靜聽。這時無線電所播送的又剛是平劇，所以更配他的胃口。他，頭搖搖，腳抖抖，聽得真出了神。別人把指頭向他指指，又彼此的把眼睛霎霎，他却全然不覺察。



那家的人互相咬了一會耳朵，便有一個人站起來跑到樓梯頭去。過一會，無線電便突的停止。他們假裝驚奇的說：『無線電怎的又損壞啦？』趙先生一聽無線電又損壞了，就蹙着眉頭說：『我早和你們說過，我替你們拿去修理；雖該出少數的修理費，但生活究竟是靠硬的，一年兩年裏決不會再出毛病。現在你們爲貪便宜，說是有人認識，可以免費修理；但修了來，光開了一次又損壞了，那有什麼用呢？所以切莫貪小便宜；貪小便宜，總是沒有結果的！』說着把頭連搖了幾搖才出來，別人全在他的後面做鬼臉。

那隻收音機怎的會突然停止了？原來他們見趙先生來了，心裏真不高興。但已經開着又不能停止；所以想出法子來，叫一人到樓梯頭把電氣的總機關關住，推說無線電又損壞了，那末他自然會出去的。果然，趙先生一些不疑惑，想是無線電又損壞了，還發了一篇議論才出來。

他剛回到自己家裏，却聽見那家又開着無線電在大唱了。他不禁奇怪起來：怎麼不上幾分鐘又把無線電修理好了呢？後來吃了夜飯他又過去，他們却又說無線電損壞了。但等他一出來，却又大唱了。他這才有點起疑，想他們或許是在哄騙自己，作弄自己；他立意明天再去試一下。

第二天他走到那家，那家却不說無線電損壞，說是給人借了去。他也就出來。但到了家裏不多時，又聽得在開唱了。他想：既借給了人家，那有這般快便能拿回來？即使是飛回來，也沒有

那般快吧？經這麼一試，他才確實的知道他們是在謊自己，所以心裏非常的氣惱，決意自己也去辦一隻收音機。

他省吃省用，克裏克外的積聚了幾十元錢，預備去買一隻收音機。每次看報，必先看看有沒有收音機的廉價廣告。每次逢人，就先詢問他們什麼地方有廉價的收音機出售。

有一次他逢到一位朋友，相談之下，又說到了收音機。他說：『我很想辦一隻收音機，貨色要好，價錢要便宜些，不知道那裏有？』那個朋友倒也滑稽，摸摸下巴笑嘻嘻的說：『我想這樣的收音機還沒有出吧？』

更有一次，他在路上蕩着，隨時注意着兩旁的店舖，看看有沒有合宜的收音機。忽然看見一家店舖的櫃台上擺着兩隻收音機；式樣很是摩登，大小也很合度。他想這兩隻收音機我倒很中意呢，不知價錢怎樣，讓我過去詢問詢問再說。於是急急的走過去，豈知走近一看，却是爲死人用的陰品。原來那家是一爿紙糊店呢。他臉孔一陣紅，急忙退回來，又深深的在慶幸自己沒開口；不然，不要給別人笑煞麼？

後來他託人介紹，終於在×一家鋪子裏買到了一隻收音機。本來需四十八元；他橫講豎講，總算便宜了三元，所以是四十五元成交的。他買了來，好不開心，好不得意。素來不坐黃包車的

他，那天也坐了一輛黃包車，把那座收音機載了來。他坐在車上想着說：『到了胡同口，那些人看見我也辦了一座收音機，必會深深的感到驚奇和羨慕的吧？至于對欺弄我的那家，也可以出口氣！』豈知後來到了胡同口，連一個人也沒有。他祇得靜悄悄的把收音機捧進家去。接着就在屋裏暫裝了一條短天線，預備以後再改裝屋頂的長天線。

晚飯後，欺弄他的那家已把收音機開着在高唱了。趙先生心想：現在我暫不開唱；因為現在開唱，必和他們混合在一齊，他們那裏知道我也辦了一隻收音機呢？所以等他們停止了，我再開唱；更爲報復他們，待他們睡熟了，我再開唱。

他等了又等，等到十一時另，見各家的燈火都已熄滅，於是快把新收音機接上電，撥到了一個播送平劇的電台而開始大唱；唱的剛是一個大花臉。在夜深人靜的當兒聽來，更覺噴大響亮；以致許多睡着的人們俱被他驚醒。那些人聽了，覺得這聲音是三號和五號那方面發出來的。但三號裏是沒有收音機的，那末定是五號裏在唱着。可是五號裏素來沒有這種行動；因為他們慣常很早就睡了；怎的今天到了三更半夜還開着收音機在大唱特唱呢？馮老頭子從搬進來到如今，從來沒有這般胡鬧過；難道今晚瘋顛了麼？有幾個忍耐不住，便想發作；但想到馮老頭子素來那般的善客氣，又覺罵不出口。那末姑且等一會再說，因為也許不多時之後便會停止的吧？

約摸又過了一刻鐘，那面却還在大鬧着。同時似乎更有人在和着一塊兒唱。於是幾個性子較急的就推開窗口，高聲的喊說：『喂喂，五號裏的人，識相點呀！現在是什麼時候？你們不要睡，別人要睡的呀！』可是那面依舊的唱着。那些人因此更火冒了，便大聲的責罵。其中一個竟然這般罵說：『馮老頭子，你真的瘋了嗎？既然這般喜歡聽戲，索性到戲院裏去聽；既然這般愛唱，索性做戲子去！』但那面還是一般的唱着。於是動衆怒了，大家爭着罵：不但馮老頭子被罵，連他的一家子個個被罵。末了，鄰近的幾家，還把一團一團的不知道什麼東西拋向過去；拋得馮家的窗門砰碰的作响。這時馮先生也忍不住了，他便起來推開窗，把一隻茶盤遮住了頭，高聲的說：『開唱收音機的不是我們，是三號裏呀！』但因為人多聲雜，又加收音機開着；所以他的話，別人全聽不清楚。他忽的想到還是把澤海做的一隻傳話筒拿來使用吧。於是去拿了傳話筒來對着大家說：『喂喂，開唱收音機的不是我們五號，是隔壁三號裏呀！』接着又向三號喊說：『喂喂，趙先生，你別再唱了！別人都想睡呢！』這一說，人們才知道唱的乃是三號。於是罵聲和一團一團的不知什麼東西，都移轉到三號去。但心裏都不免有些奇怪，怎的三號裏也有收音機呢？三號裏的趙先生，一壁在唱，一壁在竊笑。後來聽得他們是在罵自己了，就開了窗口，準備還罵。豈知一開窗口，面上胸膛上就被打中了好幾團的東西。他倉忙中就去拿了一隻臉盆來當盾

牌，順手也找了幾團東西還拋過去。並大聲的罵說：『我開收音機要你們干涉嗎？你們有收音機可以開唱，我獨不能開唱嗎？』馮先生見了這情形，覺得可鄰也覺得可笑！可鄰的是彼此做了鄰居，不能親親睦睦，反而這樣爭爭鬧鬧。可笑的是已做了父親，也有了鬍子的大人們，彼此全像小孩子般的大鬧着。

馮先生見他們這樣鬧下去覺得不是道理，所以又用傳話筒向大眾說：『兩方面都別鬧了。就是有什麼話，也可以明天再可說的啊！』這樣大家才漸漸靜下去，終於止息了。那收音機也早已關閉。

第二天早上八時左右，馮家的客堂裏就坐滿了人。這些人全是來向馮先生道歉賠禮的。馮先生却和氣地的說：『若真的是我開着無線電在半夜裏瞎鬧，那是應該受你們的責罵。現在你們錯想是我，以致錯罵了我，那也沒有關係呀。』他們聽了都說：『馮先生真明白，真大量！』末了有一個人說：『我們到三號裏去把那趙老頭子拖出來做一頓，爲替馮先生出出氣，也替大家出出氣！』馮先生聽了急忙阻止，總算沒有實行。

四號裏的夫婦倆，每天有一種規定的功課，便是打了頭。尤其是那女的，幾乎從不缺失一次。日間打了不夠，有時夜裏還要打。當日間打的時候，別人還不很注意；因為各種噪雜的聲音把那鞭聲和哭聲蓋沒了；至少也減弱了許多。可是到了夜裏，那就兩樣。一切的雜聲靜止了，於是那嗒嗒的鞭聲和嗚嗚的哭聲，便清清楚楚一絲不被混雜的從那家透發出來，透發到了每一家裏，又透發到了每一人的耳朵裏，再透發到了每一人的心坎裏。於是激起了種種反感。有的感到痛惜，有的感到可憐，有的感到憤恨，有的感到不平。許多人會打算出去干涉；但想到那婦人的凶狠，又覺不敢。想去報告公安局，又覺太麻煩，而且也不值得。所以那家還是照常的做他們的功課。

居心慈祥的馮先生和馮太太，對這件事也是耿耿在懷，感到非常的不安！但也想不出什麼辦法。祇有設法使那可憐的小丫頭得到些微的慰藉罷了。就是當那小丫頭有什麼事，或借什麼東西來家的時候，便安慰她一下，並給她吃些什麼糖果。所以那小丫頭每到馮家一次，會把一星期或兩星期以來所受苦痛全數忘却；哭着進來，總是笑着回去。

起初馮家也不知道那小丫頭的身世；後來知道了，於是對她起了更進一步的憐惜和同情。

據那小丫頭說：『是姓王的，（但也不知道是否這個「王」字或許是那個「黃」字？）名字

叫阿香。(諒來這個「香」字不會錯的。)從前家裏很好，有很大的門口；門限那麼的高，以致跨不過去，往往爬着出來。家裏房子也很多：一間又一間，真不知道有多少間。爸媽的房間也很大；裏面的傢具也很考究：衣櫥是燈燈紅的，還嵌着鏡子。房頂上掛了不少紅色的圓桶，裏面全是吃的東西。櫥頂上也有許多瓶，顏色是白的，很亮很亮，好像是銀子做的；瓶裏面放的也是吃的東西。此外一隻牀，真大極了：有踏格的，好像一座戲台。我有時和幾個孩子在裏面做戲；但很難得。因為爸爸幾乎一天到晚睡在牀上。他拿着一根黑色的短棍子，棍子的頂端有一個突出的東西。他把黑色的膏塗在上面，然後放在一盞燈上燒；同時就在另一端呼呼地的吸起來。接着噴出了許多濃白的煙。我真奇怪，爸爸會喜歡吸這種燈上燒出來的煙；但灶間裏燒飯的煙，他却不喜歡吸。每次燒飯的煙鑽到他的房間裏，他就叫人快把門關上。我更稀奇的便是爸爸吸了那麼些的煙，人不但沒有吹胖，反而一天一天的瘦了下去，後來祇剩得一把骨頭一張皮了。」

『爸爸祇成天的吸着這種煙，一些事也不幹；又常常和媽媽爭鬧。媽媽鬧不過爸爸，祇有眼淚雙掛的哭。我看見媽媽哭了，我也跟着哭。』

『後來家裏一天一天的窮下去了，以前吃的飯是又白又軟的，後來吃的是又黑又硬，吃了下去真不好過呢。以前吃飯時，菜蔬往往擺滿了一桌子；有魚有肉，吃得我嘴巴油落落。後來祇有

一碗兩碗，還儘是些鹹菜蘿服，以前媽媽常做衣服給我穿：紅綢綠緞，把我打扮得像個小新娘子；又天天把我一根小辮子梳得光而又光，繫上許多的彩色絲線，還戴上一朵兩朵的花。每天又給我許多銅子，爲買各種的糖菓吃。後來媽媽一天到晚的哭，也不再替我做新衣服了，也不替我梳小辮子了，也不給我銅子了。因此以前像個小新娘子，末了像個小要飯。衣服也舊了破了，一絲一絲的掛了下來；小辮子也散了，頭髮蓬鬆得像個野鬼；袋裏一個銅子也沒有了，不能再買東西吃，祇有嚙着唾沫看別的孩子吃。那些孩子真沒良心，我以前常給他們東西吃；現在她們連削下的菓子皮也不肯給我嚼嚼，連削下的糖紙包也不肯給我舐舐。」

『有一天忽然來了許多人，把那些紅櫥搬走了。又過幾天，把那張戲台似的牀也搬走了。末了連桌子椅子也搬了去。媽媽這時又嗚嗚的哭；我却沒有哭，祇對着那些人發怔。』

『此後我們不住在那大房子裏了，却住到一間又破又舊又矮又狹的小屋子裏去。但爸爸還是照舊的睡在板牀上吸那種燒出來的煙。在那小屋裏住了不久之後，忽的媽媽不見了。我就哭，哭得眼淚也哭乾，喉嚨也哭啞。起初爸爸說：「媽媽上親戚家去了，過幾時便會回來的。」但一天的過去，總沒回來過。』

『過了幾時後又來一個人。這個人和爸爸交頭接耳的談了許多話，又對我仔細的看看。接着



好像塞給爸爸一些錢，便匆匆的走了。」

『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，却見自己已不是睡在昨夜的牀上，而是睡在另一家的牀上了，屋子裏有許多人，但我都不認識。爸爸也不見了，我於是又哭。起初他們哄哄我，叫我別哭；我還是一個哭，所以他們就動手打了。他們越打，我越哭；我越哭，他們越打。』

『在那家住了幾時，他們又把我送到另一家去。這家的人真特別，也真稀奇：不叫我幹別的事，却叫我彎腰。就是將身仰過去，仰過去，要仰到把後腦碰着脚跟才止。又叫我翹腿：腿該翹得那麼高，要踢到自己的額角才是。又叫我翻筋斗，打虎跳；該打得多，該打得快。但我對這些全不會來，全吃不消。說彎腰吧，還沒有彎下去多少，就仰到了。說翹腿吧，起初還翹不到肚皮那麼高，後來總算翹得比肚皮高些；但再要翹上去，却不論怎麼也翹不上去了。說翻筋斗打虎跳下吧，翻了幾個，打了幾個，就覺頭昏眼花，連站也站不住了，那裏還能繼續的翻下去打下呢？因此又不知挨了多少的罵，吃了多少的棍子和鞭子！他們說我骨頭硬，想把我弄得軟些；所以像捏年糕似的把我盡力的把我盡力的東捏西捏，捏得我筋痛骨酸，於是我又哭去了好幾臉盆的眼淚！可是任憑他們怎麼的捏，我的骨頭還是那般的硬。最後他們又不要我了，把我賣給現在的一家當小丫頭。做了小丫頭，雖不用彎腰翹腿和翻筋斗打虎跳，但一天到晚得做活，又沒有好好的吃和好好

的睡。一個不對，便得挨罵挨打，打得我滿身烏青和紫塊！」她說着，還撩起衣袖給馮家的人看。馮家的人看了都傷心淚落！

那四號裏的婦人見阿香上別家去過，回來就要打罵；若見她到馮家去，却不阻止，多次還打發她到馮家去爲借些什麼應用的東西。所以阿香到馮家去的機會很多。

那婦人又發覺阿香每到馮家去過一次，人便好得多。她心裏真有些奇妙：以爲馮家對阿香在施行一種什麼法術吧？想自己對她也算用盡法子了：打呀，罵呀，一點沒有放鬆；但總不見效。可是到馮家去一次，也不見她們罵她一句或打她一頓，人却就好得多；那不是稀奇嗎？

原來馮家當阿香來的時候，雖安慰她，並給她吃些糖果；但同時也和愛地的在訓誨她：叫她勿貪嘴偷吃，勿偷懶做活，服事他們家裏的人要喜喜歡歡，巴巴結結。她倒很肯聽。回去後果然依着馮家的話做。

阿香究竟是個孩子；雖加了十二分的小心，疏失的地方還是免不了。况那婦人對打人似乎有了習慣，不打人像煞不好過似的。所以鞭打之聲，不時還能聽到；不過次數較前少得多了。

有一天，馮家的老媽子拿了十隻水蜜桃到四號裏去，對那婦人說：『這是我們的太太叫我拿過來的。八隻給少爺小姐吃；還有兩隻是給阿香吃的。』那婦人說：『丫頭何必給她吃？』老媽

子說：『太太因為知道了頭不很有東西吃，所以也叫我拿兩隻來給她嚐嚐！』——『吓，你們的太太這樣記掛着她呀？』——『我們的太太確是很記掛着她呢。』接着湊近那婦人的耳旁輕輕的說：『你每次打阿香，我們的太太就淌眼淚！她說：每聽得你打阿香，就覺得打在她自己身上一般！』那婦人聽了先呆上了一會，然後說：『那是真的麼？』老媽子說：『自然真的囉！』

從這一次事後，阿香被打的次數更少了，很難得才聽見一次鞭打聲。而且打不上幾下也就停止。因此阿香的態度也漸漸的變得活潑，臉色也一天一天的見好，穿的衣服也比以前整潔，這全虧得是馮家啊！

## 二十四

姜老頭對要飯的既是相當的嚴禁，任何要飯的也不許進胡同去；因此那些要飯的祇得站在胡同外向進進出出的人們哀求哀求罷了。可是那些人裏一錢不肯化的居多，很難得才有人投給他們一個半個銅板。

自從馮家搬進胡同後，那些要飯的便大大的交運了。因為馮家的幾個人，是最好行哀憐的。

見有要飯的向自己要錢，若拒絕了他們，心中便覺忐忑的不安。所以馮先生和馮澤海往往會把車錢給了要飯的，結果，自己步行着出去或回來。馮老太太，馮太太和馮小姐更是這樣：滿袋子出去，往往空袋子回來。現在他們見胡同口有幾個要飯的向自己哀求着，那裏會拒絕呢？所以不是出去抓幾個給他們，便是進來抓幾個給他們。若真的袋裏空了，便也老實的對他們說：『銅子一個也不存了，下次給你們吧。』最滑稽的是馮先生：幾時要飯的向他要錢，他一摸，覺得袋裏空了，便很抱歉似的對那要飯的說：『很對不住！下次補補，下次補補。』這倒使要飯的弄得摸不着頭腦。

姜老頭見馮家這般喜歡行好，心裏也真覺感動。他想：我自己不但不施捨，反阻止着要飯的進胡同去求乞，那不太凶狠些嗎？好，以後讓要飯的進去吧；反正不肯給的幾家會關大門的呀。

第二天來了一個要飯的。這個要飯的曾經給姜老頭驅逐過，不許他進胡同去；所以心裏非常憤恨。這次到了胡同口，一見姜老頭在着，不免又激起了以前的宿恨。他想：這看門的賊老頭子簡直和生薑辣椒一般的辣，和劊子手殺豬屠一般的凶，硬阻止着我們進胡同去。我們又不是向你要錢，是向裏面的房客們要錢呀。他這樣想着，同時也把眼睛偷偷的向姜老頭一白。可是這一白過去，却發現姜老頭子有些異樣：覺得他的臉上已消失了以前的凶狠和辣氣。他心裏奇怪的說：

『姜老頭子怎的一時會變了呢？也許有人以爲他太凶狠，責罵過他吧？那末讓我試一下，看他怎樣？』於是舉起一隻腳來向胡同跨進一步，又偷眼看看姜老頭。姜老頭也看看他，並不說什麼。所以他把另一隻腳也跨了進去。姜老頭看見了，反而把頭旋轉去當作不看見。他於是更膽大了，便走進胡同去；可是仍有些疑心，以爲也許是姜老頭的詭計：待自己走進胡同後，便會拿着掃帚從後面打過來。豈知姜老頭竟走進那半戶屋裏去了，一些沒有什麼舉動。他才放心地的進去求乞。

胡同裏的人不防會有要飯的進來，所以都來不及把門關上。待那要飯的佔住了三號的門口，別家才先後的把大門關上。那要飯的開始嘍嘍叨叨的哀求起來；三號裏沒法，就給了他一個銅子。等要飯的走後，三號裏和別號裏的幾個人就出來責怪姜老頭，爲什麼把要飯的放進胡同來？姜老頭說：『那些要飯的也是怪可憐的！以前我硬着心腸不許他們進來；現在也覺着有些不忍心了，所以就讓他們走進胡同來。但給不給，還是隨你們的呀！你們若不肯給，那末把大門關上好啦！』他們又說：『下次要飯的愈來愈多，不麻煩煞人嗎？』姜老頭說：『那些要飯的也有派頭，也有地界；所以我們這一段地方裏所有的要飯，總是有數的幾個，斷不會怎麼多的。』他們聽了，也就不說什麼了。

那些要飯的目下雖可以進胡同來求乞了，但走到這家是雙門緊閉，走到那家是重扉嚴闔。至於馮家的門也是密密的關着。但馮家不是爲謹防乞丐，是爲着清靜起見呢。當姜老頭沒許乞丐進胡同前，他們的門也是同樣的關着呀。

各宅的門既緊緊的關着，那些要飯的祇有沿着胡同哀聲的喊說：『娘娘太太，做做好事！有否冷粥冷飯冷小菜！』每當這種喊聲一起，便有一家的大門開了，出來一個老媽子，拿着一碗半碗的剩菜剩飯，倒給那要飯的。那一家便是馮家。別家見馮家這般的肯行好，也漸漸的大方起來。不時也把剩菜剩飯倒給要飯的。但這些菜飯往往已經酸腐了，簡直不能再吃；不像馮家拿出來的菜飯，雖說是剩下的，但還很完好。所以那些要飯的最希望馮家開門。知道馮家拿出來的東西必不會怎麼壞的；若看見別家的門開了，就會皺眉頭，因爲知道拿出來必沒有什麼好東西的。

## 二十五

馮家不但大人們施捨，連愛貞和澤泉也是這樣：往往會把自己的食物分給要飯的。譬如有一次，愛貞上街去買了一條油條爲當點心吃。回來的時候路上碰到一個小要飯，餓得精瘦精瘦，好

如好幾天沒吃飯似的。她見了真覺可憐，就撕了半條油條給他。澤泉有一次去買一隻鹹鴨蛋，爲下早飯。將走近胡同口，看見一個女要飯的正在吃飯，但光有飯，却沒有菜。他就拿出小洋刀來，劈了半斤給她，那半斤還是黃多的半斤呢。

更有一次，他倆打算合夥向頭頂販處買一隻鴨肫乾吃吃。但鴨肫乾要一毛錢一隻，所以他倆在前幾天已開始把錢積聚起來。

星期日那天，他倆已積聚了一毛錢。下午望完了降福，巴巴的等着頭頂販的來到。不一會，那頭頂販果然來了，許多孩子便圍集攏去。愛貞和澤泉也走過去，打算買鴨肫乾。可是那些孩子亂擠亂軋，以致他倆不能靠近去。他倆想：停一會吧，讓他們買好了我們再買。於是就站在一旁等着。

這時胡同裏却來了一個白髮蓬鬆的老要飯。枯黃的臉上，打了千條萬條的皺紋；深凹的兩頰，見得裏面已沒有一顆牙齒；高聳的背脊，好如馱了一袋米。他一衝一衝的進來，同時悲慘地的喊着說：『發財老爺，發財太太，可憐我苦命老頭三天沒有吃了！』這喊聲引起了愛貞和澤泉的注意，也打動了他倆的心靈，並感到自己負有救濟這苦老頭的義務。可是手中除了爲買鴨肫乾的一毛錢外，沒有多餘的錢了。若把這一毛錢給了他，那便不能買鴨肫乾；若買了鴨肫乾，就不能

救濟他。那末還是買鴨肫乾還是救濟他？這使兩顆小心兒起了深深的猶豫。若不買鴨肫乾，那末幾天以來積聚着錢，不是白辛苦一場麼？若不救濟那老人，於心也怎能忍得過去呢？

兩人開始商量的。商量的結果，立意把一毛錢全數的給那可憐的老要飯。

當愛貞把錢拿過去的時候，那老要飯見是一毛錢，又是孩子拿過來的，心裏非常驚奇；竟然不敢伸手來接。愛貞就把錢投入他的一隻小破籃裏。他竟呆住了，不知怎麼辦好？愛貞說：『我們見你這般可憐，所以給你一毛錢，你安心的拿着吧！』他這才把身子欠了幾欠說：『好小姐，好小姐，謝謝你！謝謝你！希望你將來做坐汽車的闊太太！』愛貞紅着臉說：『別講這些話，我不愛聽呀。』

這時×一個孩子看見了，便走過來對愛貞和澤泉說：『你們不是說積聚了一毛錢爲買鴨肫乾吃嗎？怎的賣鴨肫乾的來了又不買，反把錢給了那老要飯呢？』他倆聽了臉孔一陣紅，也不說什麼，便跑回家去了。

那老要飯聽了孩子的話，才知道那一毛錢他倆本是爲買鴨肫乾吃的，如今竟全數的給了自己。這倒是一件少有的事。並覺得這樣的錢有些受不下去。但已受了來怎麼辦呢？他想了想說：『進去送還吧。』於是一衝一衝的走到五號的門口去碰門。



愛貞和澤泉剛坐下不久，便聽得有人碰門。愛貞就出來開門。開門一看，乃是那個老要飯。心裏却有些不高興。以爲剛才已給了他一毛錢，怎的又上家裏來要錢呢？所以對他說：『剛才不是已給了你一毛錢嗎？』那老要飯說：『是呀，剛才您好小姐給了我一毛錢；後來我知道這一毛錢您們本來是爲買鴨肫乾的，那叫我怎麼受得下呢？所以我來奉還您們，請您們去買鴨肫乾吧！』愛貞聽了他的話，倒也呆住了，覺得這確是不常有的事，要飯的竟然會把拿去的錢又來奉還。於是搖搖手，叫坐在客堂裏的澤泉出來。澤泉便出來。愛貞對他說：『弟弟，要飯的又把錢來還給我們，叫我們去買鴨肫乾吃呢！』澤泉聽了對愛貞看看，又對要飯的看看，却說不出話來。末了還是愛貞有主意，她對要飯的說：『既給了你，你拿去吧！若我們要買鴨肫乾，自己再會想法的。』但那老要飯仍是不肯拿，硬要把錢送還。愛貞沒法，祇有迅速的把門掩上，拉着澤泉跑進裏面去了。那老要飯也祇得拿着錢離開了五號的門口，走出胡同去，一路還把頭搖個不息。

## 二十六

姜老頭身體雖不很好，但除了咳嗽外，倒沒生過什麼毛病。有一天，他却覺得頭裏有些昏暈

和痛脹，同時手腿也都感到有些酸軟和沈重。他想也許有些痧氣吧？於是去舀了一小盞的水，對着鏡子開始摘起痧來：先用兩個指頭在水裏一蘸，弄成一個鉗子式，把頸皮的一部份拮住，再用力拉長，然後放鬆。他這樣拮拉了幾下，頸皮上便呈現了一種深赤的紅色，還似乎腫起了些。他咬緊牙關，總算摘完了一長條；可是頭上的汗已溼溼地的淌下來了。他歎着氣說：『想不到摘痧有這般的疼痛：好似刀割，又像針刺。我每見許多小孩子在摘痧的時候哭撞翻滾，殺豬般的喊叫，常怪他們有意胡鬧。以爲摘痧有什麼痛呢？現在我嘗到了，也知道了。唉，我老骨頭老皮膚還忍熬不住，何怪他們嫩骨頭嫩皮膚呢？但我又稀奇許多的女子在摘痧的時候好如一些不覺痛似的，安安靜靜地一條又一條的摘上了滿滿的一頭頸。她們那種熬痛工夫，不知道是怎麼練成的？我又聽得許多女子並沒有毛病，却也在頭頸上摘了許多條的痧，算是時髦，這真是賤骨頭呀！』

姜老頭歇了好一會，又開始摘第二條。摘第二條，似乎比摘第一條更痛。所以摘一下，喊一聲啞哨；摘一下，來一聲則則。這樣摘了半條，再也摘不下去了，於是就停止不摘。同時身體似乎已覺得爽快一點。

第二天的下午，姜老忽覺得身上有些冷希希；尤其是背上，好如用冷水灌澆着。他便去加了一件衣服。可是還是一般的冷，所以又去加了一件；但還是一個冷。末了越來越冷，終于牙齒開

始打相打，渾身也開始括括地的發抖。他不得已便上牀去睡，蓋了兩條厚被，上面又放了許多衣服。可是依舊是一個冰冰冷。他明天一定要下雪吧；不然，怎的會這般的冷呢？唉，屋裏面已經這樣的冷，外面一定更冷，也許結了冰吧？

他這樣打着戰，喊着冷，約摸過了半小時却漸漸的感到熱起來。後來越來越熱，熱得像放在蒸籠裏蒸，也好說像放在火爐裏燒。同時口裏感到十分的渴，頭裏感到十分的痛，胸口有些悶，肚裏也有些脹。他這時才知道是出了毛病，不禁深深的擔憂起來。因為既有了毛病，便得看醫生吃藥。西醫不相信，那末祇得看中醫。但中醫又是不死不活，不肯爽直的下藥，為叫你多走幾次，多化幾個錢。至于藥又是那末的貴：一些草頭藥也須好幾毛。所以要等這一場病好，化完了這一個月的薪工也許還不夠吧？他想到這一些，又重重的開始歎氣。

胡同裏的人知道姜老頭病倒了，便走過來看看他。其中有幾個站得遠遠的，不敢走近去，似乎是怕傳染。有幾個倒還好，走近他的牀邊，問他怎樣？末了還勿痛勿癢的安慰了他幾句才走。

馮太太知道了，也出來望看他，問他鬧的是什麼病？他便把一冷一熱的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。馮太太說：『這是瘧子，也叫賣柴病。我明天去替你要些藥來，一吃便會好的。』姜老頭聽了，突的坐了起來，並說：『太太，真的麼？』馮太太說：『我豈是欺哄你麼？』姜老頭這時覺得一

陣頭暈，又倒了下去，嘴裏還說：「謝謝謝謝，那再好沒有！他正担心着看不起醫生，吃不起藥呢！」馮太太又問他口渴不口渴？他說：「渴得連舌頭也膠住了。」馮太太說：「你安心的臥着，我去泡壺茶來給你喝。」於是就回去泡茶。

過一會，馮家的老媽子便送來了一壺龍井茶。又把他換下的濕衣拿去，爲替他洗一洗。

後來到了吃夜飯的時候，馮家又送來了一大碗的稀粥和一碟子的醬瓜。夜飯後，馮家一家子又全出來看望他。這把他感激得連說罪過罪過！謝謝謝謝！

第二天，馮太太便拿了一瓶白色的外國藥丸來，對姜老頭說：「這是治瘧疾最靈的藥。你每隔兩個鐘頭用清湯送下一粒。這樣連吃三天，毛病便會好的。」姜老頭接了那瓶藥丸，喜歡的不得了，又連聲稱謝。

姜老頭篩好了一杯清開水，就打瓶裏倒出了一粒藥丸。他把藥丸反覆的看了一會，然後放到嘴裏去。他一嚐，覺得怪甜的，不禁稀奇起來，以爲普通的藥丸都是苦的，怎的這種白藥丸竟然像糖一般的甜呢？他想：這藥丸既然這般的甜，還何必用清湯送下去，就當作糖含在嘴裏慢慢兒的吃吧；反正我嘴裏覺着苦得很，正想弄塊什麼糖吃吃呢。豈知他含了不多時，便失聲的喊說：「喔唷唷！比黃蓮還苦，比苦胆還苦！上當，上當，大上當！原來甜的祇是外面一層，裏面便是

苦藥。怪不得馮太太叫我用清湯送下去呀！」

姜老頭把白藥連服了三天，病果然好了。但身體還很覺乏力，四肢還有些酸軟，所以馮太太又蒸了一碗牛肉汁給他補補力。他實在感激極了，親到馮家去叩謝。

## 二十七

那些孩子幾乎個個有說粗話的惡習，動不動就是一句粗話。懊惱了是粗話，喜歡了也是粗話。有幾句確是醜態透頂，穢孽不堪的。可是他們說慣了，不當一些事。這過錯，全在大人們：因爲大人們自己是粗話連篇，孩子那得不效尤？

若兩個孩子相罵了，更把粗話當武器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；誰罵得越惡毒越醜陋，似乎就得了勝利。又他們互罵的時候，往往失了對象；七罵八罵，便會罵到彼此的父母身上去。兩方面不明白的父母聽着了，就出來問罪。結果孩子的口角倒停止了，兩方面的父母反互罵起來。末了，往往還大開打，鬧得天翻地覆。七號和八號裏便是這樣。起初是兩家的孩子不知爲了什麼竟相罵起來；接着兩方的娘出來了，彼此就更惡毒更可怕的大罵着。末了兩方的爹也出場了，各帶着自己

的妻子互罵。大家越罵越氣惱，終于動手打了：女將對女將，男將對男將。這時做導火線的兩個孩子，見自己爹娘彼此在大打了，竟哇哇地的在一旁大哭起來。

女將有女將的打法，男將有男將的打法。女將們不用拳頭，也不用腳腿，祇是互相拉住了頭髮，拖來拖去的拖着，又乘機彼此用手指抓幾下。男將們呢，拳頭腳腿都來；所以你一脚，我一拳，打得更激烈更凶狠。四個人打了一會，便經旁人拖開。但女將們已打得披頭散髮，爪痕斑斑。男將們更打得皮破血流，鼻青眼腫。

既打了相打，依例還得上公安局去報到；同時多少還須付些相打費。但那次經旁人相勸，總算破了格，大家沒上公安局去報到，因此也省下了一筆相打費。

這事發生後的沒幾天，澤泉竟也和另一孩子鬧起來，更好說另一孩子又和澤泉鬧起來。原因是澤泉罵了那孩子一聲壽頭麻子，那孩子竟氣得直跳起來，於是破口大罵。末了也罵到了澤泉的父母。這時澤泉却驚呆了，不知怎麼樣才好？那孩子見澤泉不答應，反越罵越起勁，也越罵越惡毒。

馮太太起初還想是別的孩子在相罵；末了聽得是在罵自己，她想那孩子也許是在和澤泉鬧吧？於是開門出去，一看，果然那孩子是對着澤泉在大罵。所以她急忙趕過幾步去，一把，將澤泉

拖了進來。接着便把大門關上。不多時候，就有拍脫拍脫的聲音打裏面透出來；中間似乎還夾着一種輕輕的哭聲。別人都有些稀奇，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？

後來愛貞出來了，幾個好事的人便叫住了她，問她剛才的事究竟怎麼樣？愛貞說：『我媽媽把弟弟拖進去後，便問他怎麼會和那孩子鬧起來的？他說：「因為罵了那孩子一聲壽頭廝子。」媽媽聽了，就狠狠的責罵他；又拿了一條量衣服的尺，打了他十下手心，並叫他跪着念幾遍經。』其中一個聽了說：『你媽這般厲害呀？』愛貞說：『我媽媽對別的事是再好不過的；對這種事却是很嚴厲，一些不肯放鬆的。像弟弟有一次無意間說了一句粗話，媽媽便罰他下跪，足足跪了半小時呢。我有一次也……』她說到也字，忽然停止了，不再說下去。別人便問她說：『你有一次怎麼樣呀？』她臉孔紅了紅，便逃進家裏去了。

那些人彼此說：『馮家的婦人確是明白，管子女是應當這般的。若胡同裏的人都像她，那裏還有前幾天相打相關的事呢？』

這事也傳到了那孩子的耳朵裏，他聽了覺得非常追悔。以為自己實不該那樣的惡罵澤泉，竟還害他打了十下的手心；所以第二天碰到澤泉，便對他說：『你給娘打過手心是嗎？』澤泉心想，我給娘打了手心，都是爲了你，你還來譏笑我？所以一陣心酸，眼淚便掛了下來。那孩子說：

『你別傷心了，全是我的不好，害得你吃生活，下次我再不罵你了。你呢，不妨再叫我十次壽頭麻子，爲補補你受過的十下手心！』澤泉聽了竟帶着眼淚笑起來。他起初以爲那孩子是來譏笑自己，現在才知道是來向自己道歉。所以心裏也覺安慰，便揩乾了眼淚對他說：『以後我們再不要相罵了！』那孩子也說：『好好！以後我們永遠做一個好朋友吧！』說着，彼此又拉拉手。

## 二十八

馮先生的道德和人格，都是相當的高尚；所以胡同裏的人全非常的欽佩他，尊敬他。凡有什麼紛爭吵鬧，他出去說幾句，兩方面都很服聽。那些人有了什麼事，也都來和他商量，向他討主意。所以他無形中就成了胡同裏的領袖。

馮先生確很願意做他們的領袖。但他所以願意做領袖，並不是爲了可以與雲與雨，作威作福，也不是爲了什麼虛榮和利益；乃是爲使胡同裏的人戒除惡習，走上正軌；更是爲使胡同裏的人信認真主，共奉聖教。

他見到胡同裏有幾家好打骨牌：日裏打了不夠，夜裏還繼續着打。有時打到半夜兩三點鐘才



停止，有時竟然打到天明。有幾家好夜出遊蕩；有些是去看戲看電影；那三個中學生也是其中一份子。有些是到大賭場去，玩什麼輪盤賭。有些呢，是去跑邪路，走花道，那些人常要到半夜才回來。走到門口把門碰得應天响，往往驚醒了已睡的人們，這一切，全使他非常的痛心憂傷，早有意要找一個解救的方法。

他經多日的思索，想到了一個方法：便是擬在胡同裏組織一個同樂會，使大家能在會所裏作正當的消遣和合宜的娛樂。這樣他們不致再到那些有害心身的場所去。

但這個同樂會設立在那裏呢？這又使馮先生費了許多腦力，還是一個得不到解決。他想到這面，想到那面，呈現在眼前的都是一個問號！他覺得最好是設立在胡同裏。但胡同裏又沒有多餘的房屋。至於自己家裏有這些的人住着，那裏還關得出地方？況也不甚方便。

地點問題既沒得到解決，所以他也沒把這個計劃告訴大家。他祇獨自一個人在腦裏想法子，在肚裏打盤算。

一個月後，四號裏的那家不知爲了什麼竟搬走了。馮先生拍着手說：『地點問題解決了，那同樂會就設立在四號裏不是很好很適宜嗎？』於是他把胡同裏的各家家長都請了來，然後將自己的計劃和立會的意義詳細的向大眾報告了一遍，並問他們贊成不贊成？說也稀奇，那些人竟全贊

贊成。這諒來是被馮先生的人格所感化了吧？

於是把四號那宅屋子租了下來，房租由各家共同負擔。至于內部的裝修費和設備費，也一律的由各宅平攤。

馮先生就去雇了幾個工人來，把房屋的上下內外大大的洗刷一番，並油漆一下。又去購辦了不少的桌椅櫥架，並添裝了幾盞電燈。

兩星期後，一切已經裝修完畢，確是裝修得非凡的清雅美觀。一切也佈置得異常的適宜合度。他們見了都極口的稱贊。其中有一個說：『這樣安適清雅的地方，叫我坐上一輩子也不會生厭的吧？』

樓下規定是男子部，樓上規定是女子部，並附設一個兒童部。各部除了桌椅外，都有一架書櫥，裏面放着許多有益的書籍。也訂購了多份良好的刊物。（其中不少是公教的書籍和刊物。）書籍刊物之外，又購備了許多的玩具和各種的樂器。

選定了×一個星期日舉行開幕禮，儀式相當的隆重。馮先生還作了一篇簡短的演說。後來大家進茶點。茶點畢，還拍了一張照，爲留作永久的紀念。

自從這同樂會設立後，每晚必有許多人來坐坐談談，或看看書籍，翻翻雜誌。男的更下下象

棋，弄弄樂器。女的除談談外，最喜歡打桌上高而夫。往往分成幾組，大家對打着；看她們真有興致呢。兒童們也玩着種種小玩具。他們最喜歡用積木疊房子，一層一層的疊上去，想疊牠一個半天高。豈知桌子一搖，嘩喇喇全數坍了下來，大家便拍手歡笑。於是再疊；疊到相當的高度時，又坍了下來，彼此又是一陣大笑。

總之，設立了這個同樂會，人們一日間因雜務公幹而煩懣失常的心靈，在這裏就得到了陶冶和調正。於勞作之後所發生的追求娛樂和尋找消遣的飢情，在這裏就得到了營養和滿足。

又這個同樂會，是一座熔爐，融合了大家的心意。也是一條堅索，聯絡了彼此的情感。又像一隻節約器，節省了他們許多的金錢時間和精神。更是一座培養機，培養了他們的心志人格和道德。此外他們又增進了大量的知識和學問；更有多人已獲得了公教的信光和真理。

目下的那條胡同，已不是以前的那條胡同了。家家相親，戶戶相愛；雖是各姓的七宅，却如一所同姓分房的和愛大家庭。再聽不到口角爭鬧，更見不到打架相鬥。人人按時出去工作，也按時歸家休息。晚上大家就集合在一齊，作相當的娛樂和消遣，讀有益的書籍和雜誌，作有意義的談話和討論。一到規定的時間，便各歸家去安息。

唉！以前是一條胡同，如今變成了一條胡同。我巴不得許多的胡同，也變成這樣的胡同！

77824